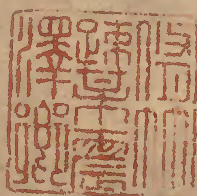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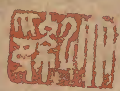


柏安齋敬馬奇



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58
冊數	8 ( 5 )
函號	附 2 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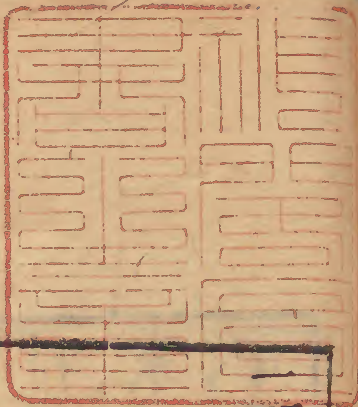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八

甄監生浪吞秘藥

春花婢誤洩風情

詩云

自古成仙必有緣，  
世間多少痴心者。

仙緣不到總徒然，  
日對丹爐取藥煎。

話說昔日有一箇老翁極好奉道，見有方外人經過，  
來訪他身上甚是藍襖，不像却神色豐滿和暢。老翁  
疑是異人，迎在家中好生管待。那道人飲酒食肉，且  
是好量。老翁只是支持與他，並無厭倦。道人來去了。



幾番老翁相待到底是一樣的道人也自難得一日對老翁道

貧道叨擾吾丈久矣多蒙老丈再無弃嫌貧道也要  
老丈到我山居中尋幾味野蔬少少酌荅厚意一番  
未知可否老翁道一向不曾問得仙庄在何處有多  
少遠近老漢可去得否道人道敝居只在山深處原  
無多遠若隨着貧道走去頃刻就到老翁道這等必  
定要奉拜則箇當下道人在前老翁在後走離了鄉  
村鬧市去處一步步走到荒田野徑中轉入山路裏  
來境界清幽林木茂盛迤邐過了幾個山嶺山凹之  
中露出幾間茆舍來道人用手指道此間已是山居

語有深意

了不數步走到面前道人開了門拉了老翁一同進  
去老翁看那裏面光景時

雖無華屋朱門氣却有琪花瑤草香

道人請老翁在中間堂屋裏坐下道人自走進裏面  
去了一回走出來道小蔬已具老丈且消停坐一會  
等貧道去請幾個道伴相陪閒話則箇老翁喜的是  
道友一發歡喜道師父自尊便老漢自當坐等道人  
一徑望外去了老翁呆呆坐着等候多時不見道人  
回來老翁有些不耐煩起來前後走看此時肚裏也  
有些飢了想尋些甚麼東西喫喫料道厨房中必有

二則驚奇  
尚友堂



打從傍門走到厨房中來，誰想厨房中鍋竈俱無，止有些椰瓢棘七之類，又有兩個陶器的水缸，用笠篷蓋着。老翁走去揭開一個來看，吃了一驚，原來是一盆清水，內浸着一隻雪白小狗子，毛多擣乾淨了的。老翁心裏道：怪道他酒肉不戒，還吃狗肉哩。再揭開這一缸來看，這一驚更不小，水裏浸着一個小小孩童，手足多完全的，只是沒氣。老翁心裏纔疑道：此道人未必是好人了。吃酒吃肉，又在此荒山居住，沒個人影的所在，却家裏放下這兩件東西，狗也罷了，如何又有此處孩子，莫非是放火殺人之輩。我一向錯

着眼

與他相處了，今日在此也多凶少吉，欲待走了去，又不認得來時的路，只得且耐着，正疑惑間，道人同了一夥道者走來，多是些龐眉皓髮之輩，共有三四個，進草堂中，與老翁相見，叙禮坐定。老翁心裏懷着鬼胎，看他們怎麼樣，只見道人道：好教列位得知，此間是貧道的主人，一向承其厚款，無以為答。今日恰恰尋得野蔬二味在此，特請列位過來，陪着同享，聊表寸心。道人說罷，走進裏面，將兩個瓦盆盛出兩件東西來，擺在卓上，就每人面前放一雙棘七。向老翁道：勿嫌村鄙，畧嘗些少，則箇老翁看着卓上擺的二物，



二刻驚奇 卷之十八 三  
就是水缸內浸的那一隻小狗，一個小孩子，衆道流  
掀髯拍掌道：老兄何處得此二奇物，盡打點動手，先  
向老翁推遜。老翁慌了道：老漢自小不曾破犬肉之  
戒，何況人肉，今已暮年，怎敢喫此。道人道：此皆素物，  
但喫不妨。老翁道：就是餓死，也不敢喫。衆道流多道：  
果然立意不喫，也不好相強。拱一拱道：恕無禮了。四  
五人攢做一堆，將兩件物事吃個罄盡，盆中濺着幾  
點殘汁，也把來餒乾淨了。老翁呆着臉，不敢開言，只  
是默看。道人道：老丈既不喫，枉了。下顧這一番，乏  
物相款，肚裏飢了，怎好。又在裏面取出些白糕來，遞

與老翁道：此是家製的糕，儘可充飢。請喫一塊。老翁  
看見是糕，肚裏本等又是餓了，只得取來吞嚼，略覺  
有些滋味，正是餓得荒時，也管不得好歹了，纔喫下  
去，便覺精神陡搜起來。想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  
家。趁肚裏不餓了，走回去罷。來與道人作別。道人也  
不再留，但說道：可惜了此會，有慢老丈，反覺不安。貧  
道原自送老丈回去，與衆道流同出了門。衆道流叫  
聲多謝，各自散去。道人送老翁到了相近鬧熱之處，  
曉得老翁已認得路，不別而去。老翁獨自走了家來，  
心裏只疑心這一干人，多不是善男子，好相識。眼見



得喫狗肉喫人肉慣的是一夥方外採生靈割做反  
 事的強盜也不見得過了兩日那個雙鬚髻的道人  
 又到老翁家來對老翁拱手道前日有慢老丈老翁  
 道見了異樣食品至今心裏害怕道人笑道此乃老  
 丈之無緣也貧道歷劫修來得遇此二物不敢私享  
 念老丈相待厚意特欲邀至山中同眾道侶食了此  
 味大家得以長生不老豈知老丈仙緣尚薄不得一  
 嘗老翁道此一小犬小兒豈是仙味道人道此是萬  
 年靈藥其形相似非血肉之物也如小犬者乃萬年  
 枸杞之根食之可活千歲如小兒者乃萬年人參成

形食之可活萬歲皆不宜犯煙火只可生喫若不然  
 吾輩皆是人類豈能如虎狼喫那生犬生人又毫無  
 骸骨吐弃乎老翁纔想着前日喫的光景果然是大  
 家生啖不見骨頭吐出來方信其言是真懊悔道老  
 漢前日直如此懵懂師父何不明言道人道此乃生  
 成的緣分沒有此緣豈可洩漏天機今事已過了方  
 可說破老翁捶胸跌足道悔眼前錯過了悔儒緣悔之  
 何及師父而今還有時再把一個來老漢喫喫道人  
 笑道此等靈根尋常豈能再遇老丈前日雖不曾嘗  
 得二味也曾喫過千年茯苓自此也可一生無疫壽



過百歲了老翁道甚麼茯苓道人道即前日所食白糕便是老丈的緣分只得如此非貧道不欲相度也道人說罷而去已後再不來了自此老翁整整直活到一百餘歲無疾而終可見神仙自有緣分仙藥就在面前又有人有心指引的只為無緣兀自不得到口却有一等痴心的人聽了方士之言指望煉那長生不死之藥灰砒汞弄那金石之毒到了肚裏一發不可復救古人有言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自晉人作興那五石散寒食散之後不知多少聰明的人被此壞了性命臣子也罷連皇帝裏邊藥發不救

只此是丹頭

透極世人之弊

的也有好幾個這迷而不悟却是為何只因製造之藥其方未嘗不是仙家的遺傳却是神仙製煉此藥須用身心寧靜一毫嗜慾俱無所以服了此藥身中水火自能勻鍊故能骨力堅強長生不死今世製藥之人先是一種貪財好色之念橫于胸中正要借此藥力掙得壽命可以恣其所為意思先錯了又把那耗精勞形的軀殼要降伏他金石熬煉之藥怎當得起所以十个九个敗了朱文公有感遇詩云

飄搖學仙侶

遺世在雲山

盜啟元命秘

竊當生歎關



金鼎蟠龍虎

三年養神丹

刀圭一入口

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

脫屣諒非難

但恐逆天理

偷生詎能安

果能偷得  
生來不必  
如此講道  
學

看了文公此詩，也道仙藥是有的，只是就做得來也。犯造化所忌，所以不願學他，豈知這些不明道理之人，只要蠻做蠻喫，豈有天上如此沒清頭把神仙與你這夥人做了去，落得活活弄殺了，而今說一個人信着方上人，好那丹方鼎器，弄掉了自己性命，又幾乎連累出幾條人命來。

欲作神仙

先去嗜欲

愚者貪淫

惟日不足

借力藥餌

取歡枕褥

一朝藥敗

金石皆毒

誇言鼎器

鼎覆其鍊

話說國朝山東曹州有一个甄廷詔，乃是國子監監生，家業富厚，有一妻二妾，生來有一件僻性，篤好神仙黃白之術，何謂黃白之術，方上丹容，哄人鍊丹，說養成黃芽，再生白雪，用藥點化爲丹，便鉛汞之類，皆變黃金白銀，故此鍊丹的，叫做黃白之術，有的只貪



其說未有  
不相兼者

願力大矣  
世間豈有  
如許便宜  
事

圖銀子，指望丹成，有的說丹藥服了，就可成仙度世，又想長生起來，有的又說內丹成，外丹亦成，却用女子為昇器，與他交合，採陰補陽，捉坎填離，鍊成嬰兒，姁女以為內丹，名為採戰功夫，乃黃帝容成公、彭祖御女之術，又可取樂，又可長生，其中有本事不濟，等不得女人精至，先自戰敗了的，只得借助藥力，自然堅強耐久，有許多話頭做作，哄動這些血氣未定的少年，其實有枝有葉，有滋有味，那甄監生心裏也要鍊銀子，也要做神仙，也要女色取樂，無所不好，但是方士所言之事，無所不依，被這些人弄了幾番誼頭。

提了幾番罐子，只是不知懊悔，歎心塌地在裏頭，把一個好好的家事，弄得七零八落，田產多賣盡，用度漸漸不足了，同鄉有個舉人朱大經，苦口勸諫了幾遭，只是不悟，乃作一首口號嘲他道：

曹州有个甄廷詔，  
養着一夥真強盜。

養砂乾汞立投詞，  
採陰補陽去禱告。

一股青煙不見踪，  
十頃好地隨人要。

家間妻子低頭惱，  
街上親朋拍手笑。

又做一首歌，警戒他道：  
聞君多智兮，何邪正之混施，  
聞君好道兮，何妻子

歌不見佳  
如何能動  
人



之嗟咨，予知君不孝兮，弃祖業而無遺，又知君不壽兮，耗元氣而難醫。

甄監生得知了心裏惱怒，發個冷笑道：「朱舉人肉眼凡夫，那裏曉得就裏說我弃了祖業，這是他只據目前，怪不得他說也罷。怎反道我不壽，看你們倒做了仙人不成，恰像與那個斃氣一般的。」又把一所房子賣掉了，賣得一二百兩銀子，就一氣討了四個丫頭，要把來採取做昇器，內中一個喚名春花，獨生得標緻出衆，甄監生最是喜歡，自不必說。一日請得一個方士來，沒有名姓，道號玄玄子，與甄監生講着內外

丹事，甚是精妙。甄監生說得投機，留在家裏多日，把向來弄過舊方請教他。玄玄子道：「方也不甚差，藥材不全，所以不成。若要成事，還要養煉藥材。這藥材須到道口集上去買。甄監生道：「藥材明日我與師父親自買去，買了來從容養煉。至于內外事口訣，先要求教玄玄子，先把外丹養砂乾汞許多話頭傳了，再說到內丹採戰，抽添轉換，并提呼吸，要緊關頭。甄監生聽得津津有味，道：「學生于此事究心已久，行之頗得其法，只是到得沒後一着，不能忍耐，有時提得氣上，忍得牢了，却又興趣已過，便自軟痿，不能抽送，以此



不能如意、玄玄子道、此事最難、在此地位、須是形交、而神不交、方能守得牢固、然功夫未熟、一个主意要神不交、才付之無心、便自軟痿、所以初下手人、必須借力于藥、有不倒之藥、然後可以行久、御之術、有久御之功、然後可以收陰精之助、到得後來、收得精多、自然剛柔如意、不必用藥了、若不先資藥力、竟自講究其法、便有些說時容易、做時難、弄得不魑魘、落得損了元神、甄監生道、藥不過是春方、有害身子、玄玄子道、春方乃小家之術、豈是仙家所宜用、小可有鍊成秘藥、服之久久、便可骨節堅強、長生度世、若試用

便是旁門  
外道

鼎器、陽道壯偉堅熱、可以膠結不解、自能紳縮、女精立至、即夜度寸女、金鎗不倒、此乃至寶之丹、萬金良藥也、甄監生道、這個就要相求了、玄玄子便去葫蘆內傾出十多丸來、遞與甄監生道、此藥每服一丸、然未可輕用、還有解藥、那解藥合成、尚少一味、須在明日一同這些藥料買去、甄監生接受了丸藥、又要玄玄子參酌內丹口訣異同之處、玄玄子道、此須晚間臥榻之上、才指點得完、道明白、傳受得做法、手勢親切、甄監生道、總是明日要起早、到道口集上去買藥、今夜學生就同在書房中、一處宿了、講究便是、當下

再得一女  
子當面教  
道為妙



分付家人早起做飯，天未明就要起身，倘或睡着了，飯熟時來叫一聲，家人領命已訖，是夜遂與玄玄子同宿書房，講論房事，傳授口訣，約莫一更多天，然後睡了。第二日天未明，家人們起來做飯停當，來叫家主起身，連呼數聲，不聽得甄監生答應，却驚醒了玄玄子。玄玄子摸摸牀子，不見主人家，回說道：「昨夜一同睡的，我睡着了，不知何往，今不在床上了。」家人們道：「那有此話，推進門去，把火一照，只見床上裏邊玄玄子睡着，外邊脫下裏衣一件，却不見家主。」盡道想是原到裏面睡去了，走到裏頭敲門問時，說道：「昨晚

一不差不  
是李代桃  
僵耳

不曾進來，合家驚起，尋到書房外邊，一个小室之內，只見甄監生直挺挺眠于地上，看看口鼻時，已是沒氣的了。大家慌張起來，道：「這死得希奇，其子甄希賢聽得慌忙走來，仔細看時，口邊有血流出，希賢道：「此是中毒而死，必是方士之故。希賢平日見父親所為，心中不伏氣，怪的是方士不匡父親，這樣死得不明，不恨方士，恨誰領了家人一頭哭，一頭走，趕進書房中，揪着玄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拳頭脚尖齊上，先是一頓肥打，玄玄子不知一些頭腦，打得口裏亂叫，老爺相公親爹爹，且饒狗命，有話再說。」甄希賢道：「快



還我父親的性命來。玄玄子慌了道：「老相公怎的了，家人走上來，一個巴掌打得應聲響道：『怎的了，怎的了，你難道不知道的。』假撇清麼？一把抓來，將一條鐵鍊鎖住在甄監生尸首邊了。一邊收拾後事，待天色大明了，寫了一狀，送這玄玄子到縣間來。知縣當堂問其實情，甄希賢道：『此人哄小人父親鍊丹，晚間同宿，就把毒藥藥死了父親，口中現有血流，是謀財害命的。』玄玄子訴道：『晚間同宿是真，只是小的睡着了，不知幾時走了，起去以後，又不知怎麼樣死了。其實一些也不知，知縣道：『胡說，既是同宿，豈有不知情』

的。況且你每這些游方光棍，有甚麼事做不出來。玄玄子道：『小人見這個監生好道，打點哄他些東西，情是有的。至于死事，其實不知。知縣冷笑道：『你難道肯自家說，是怎麼樣死的不成？自然是賴的。』叫左右將夾強盜的頭號夾棍，把這光棍夾將起來。可憐那玄玄子，

管什麼玄之又玄，只看你熬得不得，呖呵力重，這算做洗髓伐毛，叫喊聲高，用不着存神閉氣，口中白雪流，將盡穀道黃芽掙出來。

當日把玄玄子夾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又打勾一



雖非其罪  
然方士花  
報團宜有  
此

二百榔頭，玄玄子雖然是江湖上油嘴棍徒，却是慣  
哄人家好酒好飯喫了，叫先生叫師父尊敬過的，到  
不曾喫着這樣苦楚，好生熬不得，只得招了道，用藥  
毒死，圖取財物是實，知縣叫画了供，問成死罪，把來  
收了大監，待疊成文案，再申上司，鄉里人聞知的多，  
說甄監生尊信方士，却被方士藥死了，雖是甄監生  
迷而不悟，自取其禍，那些方士這樣沒天理的，今官  
府明白將來抵罪，這才為現報了，親戚朋友沒个不  
歡喜的，至于甄家家人平日多是恨這些方士入骨，  
的，今見家主如此死了，恨不登時咬他一塊肉斷送

此豈成仙  
賴器耶

得他在監裏問罪，人人稱快，不在話下，豈知天下自  
有冤屈的事，元來甄監生二妾四婢，惟有春花是他  
新近寵愛的，終日在閨門之內，輪流侍寢，採戰取樂，  
終久人多耳目，眾覺得春花興趣頗高，得着同伴竊  
聽，不能盡情，意思要與他私下在那里弄一个翻天  
覆地的快活，是夜口說在書房中歇宿，其實暗地裏  
約了春花，晚間開出來，同到側邊小室中行事，春花  
應允了，甄監生先與玄玄子同宿，教導術法，傳授了  
一更多次，習學得熟，正要思量試用，看見玄玄子睡  
着，即走下床來，披了衣服，悄悄出來，走到外邊，恰好



春花也在裏面走出來，兩相遇着，拽着手，竟到側邊小室中，有一把平日坐着運氣禪椅在內，叫春花脫了上衣，坐好，在上面了。甄監生就舞弄起來，按着方法，九淺一深，你呼我吸，弄勾多時，那春花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興趣正濃，弄得渾身酥麻，做出千嬌百媚，哼哼嘖嘖的聲氣來，身子好像蜘蛛做網一般，把屁股向前突了一突，又突一突，兩隻脚一伸一縮，踏車也似的，不住間深之處，緊抱住甄監生，叫聲我的爹，快活死了，早已陰精直洩，甄監生看見光景，興動了，也有些喉急，忍不住，急按住身子，閉着一口氣。

秘戲圖

將尾閭往上一趨，如忍大便一般，纔阻得不來，那些清水游精，也流个不住，雖然忍住了，只好站着不動，養在陰戶裏面，要再抽送，就差不多，丟出來，甄監生極了，猛想道：日間玄玄子所與秘藥，且喫他一丸，必是耐久的，就在袖裡摸出紙包來，取一丸，用唾津嚥了下去，纔嚥得下，就覺一股熱氣，竟趨丹田，一霎時陽物振盪起來，其熱如火，其硬如鉄，毫無起初欲洩之意了，發起狠來，儘力抽送，春花快活連聲，甄監生只覺他的陰戶窄小，不好些，元來得了藥力，自己的肉具漲得黃瓜也似大了，用手摸摸，兩下湊着肉，沒



藥事也妙  
藥也何異  
成仙只恐  
樂極悲來  
耳

些些縫地，甄監生曉得這藥有些妙處，越加樂意，只是陰戶塞滿，微覺抽送艱澁，却是這藥果然靈妙，不必抽送裏頭肉具，自會伸縮，弄得春花死來活去，又丟過了一番，甄監生虧得藥力，這番耐得住了，誰知那陽物得了陰精之助，一發熱硬壯偉，把陰中淫水，燻乾兩相吸牢，扯拔不出，甄監生想道：他日間原說還有解藥，不曾合成，方纔性急頭上，一下子喫了，而今怎得藥來解他？心上一急，便有些口渴氣喘起來，對春花道：怎得口水來喫喫便好？春花道：放我去取水來與你喫，甄監生待要拔出時，却像皮肉粘連，生

不如意事  
常八九

了根的，畧畧扯動，兩下叫疼的，了不得。甄監生道：好不好？待我高聲叫個人來取水罷。春花道：似此粘連的模樣，叫個人來看見，好不羞死。甄監生道：這等如何能勾解開？春花道：你丟了不得。甄監生道：說得是，雖是我們內養家不可輕泄，而今弄到此地位，說不得了，因而一意要泄，誰知這樣古怪，先前不要他住，却偏要鑽將出來，而今要泄了時，却被藥力澁住，落得頭紅面熱，火氣反望上攻，口裏哼道：活活的急死了我，咬得牙齒格格價響，大喊一聲道：罷了，我兩手撒放，撲的望地上倒了下來，春花只覺陰戶螫



得生疼且喜已脫出了、連忙放下雙腳、站起身來道、  
這是怎的說、去扶扶甄監生時、聲息俱無、四肢挺直、  
但身上還藥方未散是熱的、叫問不應了、春花慌了手脚道、這  
事利害、若聲張起來、不要說羞人、我這罪過須逃不  
去、總是夜裏没人知道、瞞他娘罷、且不管家主死活、  
輕輕的脫了身子、望自己卧房裏只一溜溜進去睡  
了、並沒一個人知覺、到得天明、合家人那查夜來細  
帳、却把一個甚麼玄玄子頂了缸、以消平時惡氣、再  
不說他冤枉的了、只有春花肚裏明白、懷着鬼胎、不  
敢則聲、眼盼盼便做這個玄玄子、悔氣不着也罷、看

官、你道這些方士固然可恨、却是此一件事、是甄監  
生自家悞用其藥、不知解法、以致藥發身死、並非方  
士下手故殺的、況且平時提了罐、着了道兒的、又別  
是一夥、與今日這個方士沒相干、只爲這一路的人、  
衆惡所歸、官打見在、正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又道  
是拿着黃牛便當馬、又是個無根蒂的、沒个親戚朋  
友、與他辨訴一紙狀詞、活活的頂罪罷了、却是天理  
難昧、元不是他謀害的、畢竟事久辨白出來、這放着  
做後話、且說甄希賢自從把玄玄子送在監裏了、歸  
家來成了孝服、把父親所作所爲、盡更變過來、將藥



爐丹竈之類打得粉碎、一意做人家、先要賣去這些做昇器的使女、其時有同里人李宗仁、是個富家子弟、新斷了絃、聞得甄家使女、多有標緻的、不惜重價來求、一看希賢、叫將出來看時、頭一名就點中了、春花用掉了六十多兩銀子、討了家去、宗仁明曉得春花不是女身、却容貌出眾、風情動人、兩下多是少年、你貪我愛、甚是過得綢繆、春花心性飄逸、好喫幾杯酒、有了酒、其興愈高、也是甄家家裏、揀過是能征慣戰的手段、宗仁肉麻頭裏、高興時節、問他甄家這些採戰光景、春花不十分肯說、直等有了酒、纔畧略

說些出來、宗仁一日有親眷家送得一小罈美酒、夫妻兩個、將來對酌、宗仁把春花勸得半醉、兩個上床、乘着酒興、幹起事來、就便問起甄家做作、春花也斜着雙眼道、他家動不動喫了藥做事、好不爽利煞人、只有一日、正弄得極快活、可惜就收場了、宗仁道、怎的就收場了、春花道人多弄殺了、不收場怎的、宗仁道、我正見說甄監生被方士藥歿了的、春花道、那里是方士藥歿、這是一樁冤屈事、其實只是喫了他的藥、不解得、自弄歿了、宗仁道、怎生不解得弄歿了、春花却把前日晚間的事、是長是短、備細說了一遍、宗



仁道這等說起來，你當時却不該瞞着，急急叫起人來，或者還可有救。春花道：我此時慌了，只管着自己身子乾淨，躲得過便罷了。那里還管他，破綻處他死活。宗仁道：這等，利字你也是个没情的。春花道：若救活了，今日也没你的分了。兩個一齊笑將起來。雖然是一番取笑說話，自此宗仁心裏畢竟有些嫌鄙春花，不足他的意思。看官聽說，大凡人情專有一件古怪，心裡熱落時，節便有些缺失之處，只管看出好來，略有些小不像意，起頭隨你承奉他，多是可嫌的。并那平日見的好處，也要揀相出不好來。這多是緣法在裏頭，有一隻

彌子瑕以  
餘桃駕車  
得罪正此  
意

小詞兒單說那緣法盡了的

緣法兒盡了，諸般的改變。緣法兒盡了，要好也再難。緣法兒盡了，恩成怨。緣法兒若盡了，好言當惡言。緣法兒盡了也，動不動變了臉。

今日說起來，也是春花緣法將盡，不該趁酒興把這些話柄，一盤托了出來。男子漢心腸，見說了許多用藥淫戰之事，先自有些撚酸不耐煩，覺得十分輕賤。又兼說道，弄灰了在地上，不管好歹，且自躲過。是个無情不曉事的女子，心裏澹薄了好些，朝暮情意漸漸不投。春花看得光景出來，心裏老大懊悔，正是一

夫妻且說  
三分話正  
以此



言既出，駟馬難追。此時便把舌頭剪了下來，嘴唇縫了攏去，也沒一毫用處。思量一轉，便自搥胸跌足，時刻不安，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公婆處有甚麼不合意，罵了他弄成漢子的賤淫婦。春花聽見，恰恰道着心中之事，又氣惱又懊悔，沒怨悵處。婦人短見，走到房中，一索吊起，無人防備的。那個來解救，不上一個時辰，早已嗚呼哀哉。

只緣身作延年藥

一服曾經送主終

今日投繯殆天意

雙雙採戰夜臺中

却說春花含羞自縊而歿，過了好一會，李宗仁纔在

外廂走到房中，忽見了這件打鞦韆的物事，喫了一驚，慌忙解放下來，早已氣絕的了。宗仁也有些不忍，哭將起來。父母聽得，急走來看時，只叫得苦。老公婆兩個互相埋怨道：「不合罵了他幾句，誰曉得這樣心性，就做短見的事。」宗仁明知道是他自懷羞愧之故，不好說將出來。鄰里地方聞知了來問的，只含糊回他道：「妻子不孝，毀罵了公婆，懼罪而歿。幸喜春花是甄家遠方討來的，設有親戚，無人生端告執人命，却自有這夥地方人等要報知官府投遞結狀，相驗尸傷。許多套數，宗仁也被纏得一個不耐煩，費掉了好



些盤費纔得停妥，也算是大悔氣。春花既歿，甄監生家裏的事越無對証。這方士玄玄子永無出頭日子。子誰知天理所在，事到其間，自有機會出來。其時山東巡按是靈寶許襄毅公，按臨曹州，會審重囚。看見了玄玄子這宗案卷，心裏疑道：此輩不良，用藥毒人，固然有這等事，只是人既死了，爲何不走？次早提問這事，先叫問甄希賢。希賢把父親枉死之狀說了一遍。許公道：汝父既與他同宿，被他毒了，想就死在那房裏的了。希賢道：歿在外邊小室之中。許公道：爲何又在外邊？希賢道：想是藥發了，當不得，亂走出來尋

謙事肯如此精細未看不得情者

人一時跌倒了的。許公道：這等那方士何不逃了去？希賢道：彼時合家驚起，登時拿住，所以不得逃去。許公道：歿了幾時，你家纔知道？希賢道：約了天早同去買藥，因家人叫呼不應，不見踪跡，前後找尋，纔看見歿了的。許公道：這等他要走時也去久了，他招上說謀財害命，謀了你家多少財，而今在那里？希賢道：止是些買藥之本，十分不多，還在父親身邊，不曾拿得去。許公道：這等他毒歿你父親，何用？希賢道：正是不知爲何這等毒害。許公就叫玄玄子起來，先把氣拍一敲道：你這夥人，歿有餘辜，你藥死甄廷詔，待要怎



自是真情  
景可聽

只困甲訣  
方藥便想  
出試用之

的玄玄子道、廷詔要小人與他鍊外丹、打點哄他些銀子、這心腸是有的、其實藥也未曾買、正要同去買了、纔弄起頭、小人爲何先藥、死他前日熬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許公道、與你同宿是真的麼、玄玄子道、先在一床上宿的、後來睡着了、不知幾時走了去、小人睡夢之中、只見許多家人、打將進來、拿小人去償命、小人方知主人死了、其實一些情也不曉得、許公道、爲甚麼與你同宿、玄玄子道、要小人傳內事功夫、小人傳了他些口訣、又與了他些丸藥、小人自睡了、許公道、丸藥是何用的、玄玄子道、是房中秘戲之藥、許

必求可謂  
精察

公點頭道、是了、是了、又叫甄希賢問道、你父親房中有幾人、希賢道、有二妾、四女、許公道、既有二妾、焉用四女、希賢道、父親好道、用爲鼎器、許公道、六人之中、誰爲最愛、希賢道、二妾已有年紀、四女輪侍春花、最愛許公道、春花、在否、希賢道、已嫁出去了、許公道、嫁在那里、快喚將來、希賢道、近日死了、許公道、怎樣死了、希賢道、聞是自縊死的、許公哈哈大笑道、卽是一樁事、一个情也、其夫是何名姓、希賢道、是李宗仁、許公就掣一籤、差个早隸去、不一時、拘將李宗仁來、許公問道、你妻子爲何縊死的、宗仁磕頭道、是不孝公



姑懼罪而歿許公故意作色道分明是你致歿了他  
 還要胡說宗仁慌了道妻子與小人從來好的並無  
 說話地方鄰里見有干結在官委是不孝小人的父  
 母父母要聲說自知不是縊歿了的許公道你且說  
 他如何不孝宗仁一時說不出來只得支吾道毀罵  
 公姑許公道胡說既敢毀罵是個放潑的婦人了有  
 甚懼怕就肯自歿指着宗仁道這不是他懼怕還是  
 你的懼怕宗仁道小人有甚懼怕許公道你懼怕甄  
 家醜事彰露出來鄉里間不好聽故此把不孝惧罪  
 之說支吾過了可是麼宗仁見許公道着真情把个

可謂神明  
 矣

臉漲紅了開不得口許公道你若實說我不打你若  
 有隱匿必要問你償命宗仁慌了只得實實把妻子  
 春花喫酒醉了說出真情甄監生如何相約如何採  
 戰如何吃了藥不解得一口氣歿了的話備細述了  
 一遍道自此以後心裏嫌他委實沒有好氣相待妻  
 子自覺失言悔恨自縊此是真情因怕鄉親恥笑所  
 以只說因罵公姑懼怕而死今老爺所言分明如見  
 小人不敢隱瞞一句只望老爺超生許公道既實說  
 了你原無罪我不罪你一面錄了口詞就叫玄玄子  
 來道我曉得甄廷詔之歿與你無干只是你藥如此



誤事如何輕自與人，玄玄子道小人之藥，原用解法，今甄廷詔自家妄用，喪了性命，非小人之罪也。許公道却也，悞人不淺，提筆寫道：

審得甄廷詔誤用藥而歿于淫，春花婢醉泄事而歿于悔，皆自貽伊戚，無可為抵兩歿相償足矣。玄玄子財未交涉，何遽生謀歿，尚身留必非毒害，但淫藥誤人罪亦難免。甄希賢痛父執命，告不為誣，李宗仁無心喪妻，情更可憫，俱免擬釋放。

當下將玄玄子打了廿板，引庸醫殺人之律，問他杖一百，逐出境，押回原籍，又行文山東六府，凡軍民之

家敢有聽信術士道人邪說，採取鍊丹者，一體問罪，發放了畢，甄監生回去與合家說了，總曉得當日甄監生歿的緣故，却因春花，春花又為此縊死，深為駭異，盡道雖不干這個方士的事，却也是平日誤信此輩致有此禍也。六府之人見察院行將文書來，張挂告示，三三兩兩盡傳說甄家這事，乃察院明斷，以為新聞，好些好此道的，也不敢妄做了，真是為好內外丹事者之鑒。

從來內外有丹術，  
外丹原在廣施濟。

不是貪財與好色，  
內丹却用調呼吸。



而今燒汞要成家。  
一。盆。火。內。鍊。能。成。

採戰無非圖救急。  
不。及。庸。流。眼。前。力。  
兩。片。皮。中。抽。得。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九

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

詞云

擾擾勞生待足何時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  
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翻覆枉教人白  
了少年頭空碌碌

此詞乃是宋朝詩僧晦菴所作滿江紅前闕說人生  
富貴榮華常防翻覆不足憑恃勞生擾擾巴前算後  
每懷不足之心空白了頭沒用處不如隨緣過日的  
好只看宋時嘉祐年間有一个宣議郎萬延之乃是



錢塘南新人，曾中乙科，出任，性素剛直，做了兩三處地方州縣官，不能屈曲，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見水鄉陂澤，可以畊種作田的，因為低窪，有水即沒，其價甚賤，萬氏費不多些本錢，買了無數，也是人家該與，連年亢旱，是處低田大熟，歲收租米萬石有餘，萬宣義喜歡，每對人道，吾以萬為姓，今歲收萬石，也勾了我了，自此營建第宅，置買田園，扳結婚姻，有人來獻勤作媒，第三个公子，說合駙馬都尉王晉卿家孫女為室，約費用二萬緡錢，纔結得這頭親事，兒子因是駙馬孫婿，得補三班借職，一時富貴薰人，詐民無

算他家有一个瓦盆，是希世的寶物，乃是初選官時，在都下，為銅禁甚嚴，將十个錢市上買這瓦盆來盥洗，其時天氣凝寒，注湯沃面過了，將殘湯傾去，還有傾不了的，多少留些在盆內，過了一夜，凝結成冰，看來竟是桃花一枝，人來見了，多以為奇，說與宣義，宣義看見道，冰結攏來，原是花的，偶像桃花，不是奇事，不以為意，明日又復剩些殘水在內，過了一會看時，另結一枝開頭牡丹，花朵豐滿，枝葉繁茂，人工做不來的，報知宣義來看，道今日又換了一樣，難道也是偶然，宣義方纔有些驚異道，這也奇了，且待我再試



一試親自把瓦盆拭淨另灑些水在裡頭次日再看一發結得奇異了乃是一帶寒林水村竹屋斷鴻翹鷺遠近煙巒宛如圖畫宣義大駭曉得是件奇寶喚將銀匠來把白金鑲了外層將錦綺做了包袱十襲珍藏但遇凝寒之日先期約客張筵置酒賞那盆中之景是一番另結一儀再沒一次相同的雖是名家畫手見了遠愧不及前後色樣甚多不能悉紀只有一遭最奇異的乃是上皇登極恩典下頒致仕官皆得遷授一級宣義郎加遷德郎勅下之日正遇着他的生辰親戚朋友來賀喜的滿坐堂中是日天氣大

寒酒席中灑下此盆灑水在內須臾凝結成象却是一塊山石上坐着一個老人左邊一龜右邊一雀儼然是一幅壽星圖滿堂飲酒的無不喜躍讚歎內中有知今識古的士人議論道此是瓦器無非凡火燒成不是甚麼天地精華五行間氣結就的有此異樣理不可曉誠然是件罕物又有小人輩協肩諂笑掇臀捧屁稱道分明萬壽無疆之兆不是天下大福人也、不、能、勾、有、此、異、寶、當、下、盡、歡、而、散、此、時、萬、氏、又、富、又、貴、又、與、皇、親、國、戚、聯、姻、豪、華、無、比、勢、焰、非、常、盡、道、是、用、不、盡、的、金、銀、享、不、完、的、福、祿、了、誰、知、過、眼、雲、煙、



容易消歇。宣德郎萬延之。死後第三兒子補三班的也死了。駙馬家裡見女婿既死。來接他郡主回去。說道萬家家資多是都尉府中帶來的。駭着二三十男婦。內外一搶席捲而去。萬家兩個大兒子只好眼睜睜看他使勢行兇。不敢相爭。內財一空。所有低窪田千頃。每遭大水淹沒。反要賠糧。巴不得推與人了。倒乾淨。憑人占去。家事盡消。兩子寄食親友。流落而終。此寶盆被駙馬家取去。後來歸了蔡京太師。識者道此盆結冰成花。應着萬氏之富。猶如冰花一般。原非堅久之象。乃是不祥之兆。然也是事後如此猜度。當

可入五行

他盛時那個肯。是這樣想。敢是這樣說。直待後邊看來。真個是如同一番春夢。所以古人寓言。做着邯鄲夢。記櫻桃夢。記盡是說那富貴繁華。直同夢境。却是一個人做得一個夢了。却一生不如莊子說那牧童。做夢日裡是本相。夜裡做王公。如此一世。更為奇特。聽小子敷演來看。

人世原同一夢

夢中何異醒中

若果夜間富貴

只算半世貧窮

話說春秋時魯國曹州有崖南華山。是宋國商丘小蒙城莊子休流寓來此。隱居著書。得道成仙之處。後



人稱莊子爲南華老僊，所著書就名爲南華經，皆因此起。彼時山畔有一田舍翁，姓莫，名廣，專以耕種爲業。家有肥田數十畝，耕牛數頭，工作農夫數人，茆簷草屋，衣食豐足，算做山邊一個土財主。他並無子嗣，與庄家老姥夫妻兩個，早夜算計思量，無非只是耕田鋤地，養牛牧豬之事。有幾句詩，單道田舍翁的行徑。

田舍老翁性夷逸，僻向小山結幽室。生意不滿百畝田，力耕水耨艱爲食。春晚喧喧布穀鳴，春雲靄靄簷溜滴。呼童載犂躬負鋤，手牽黃犢頭戴笠。一

耕不自已，再耕還自力。三耕且插苗，看看秀而碩。夏耘勤勤秋復來，禾黍如雲堪刈銍。擔籠負囊紛歛歸，倉盈困滿居無隙。教妻囊酒賽田神，烹羊宰豚享親戚。擊鼓鑿鑿樂未央，忽看玉兔東方白。那個莫翁，勤心苦底，牛畜漸多，庄農不足，要尋一個童兒，專管牧養。其時本處有一個小廝兒，祖家姓言，因是父母雙亡，寄養在人家，就叫名寄兒。生來愚蠢，不識一字，也沒本事做別件生理，只好出力做工度活。一日在山邊拔草，忽見一個雙丫髻的道人走過，把他來端相了一回道：好個童兒，儘有道骨，可惜痴。



性頗重苦障未除肯跟我出家麼寄兒道跟了你怎  
 受得清淡過道人道不跟我怎受得煩惱過也罷我  
 有個法兒教你夜夜快活你可要學麼寄兒道夜裡  
 快活也是好的怎不要學師父可指教我道人道你  
 識字麼寄兒道一字也不識道人道不識也罷我有  
 一句真言只有五個字既不識字口傳心授也容易  
 記得遂叫他將耳朵來說與你聽你牢記着是那五  
 個字乃是

婆珊婆演底

道人道臨睡時將此句念上百遍管你有好處寄兒

謹記在心道人道你只依着我後會有期捻着漁鼓  
 簡板口唱道情飄然而去是夜寄兒果依其言整整  
 念了一百遍然後睡下纔睡得着就入夢境正是

人生勞擾多辛苦 已過山間枕石眠  
 况是夢中游樂地 何妨一覺睡千年

看官牢記話頭這回書一段說夢一段說真不要認  
 錯了却說言寄兒睡去夢見身為儒生粗知文義正  
 在街上斯文氣象搖來擺去忽然見個人來說道華  
 胥國王黃榜招賢何不去去求取功名圖個出身寄兒  
 聽見急取官名寄華恍恍惚惚不知塗抹了些甚麼

莫廣者廣  
 莫也言寄  
 者寄言也  
 華者華言  
 不寔也總  
 是子虛無



東西叫做萬言長策將去獻與國王國王發與那掌文衡看閱寄華使用了些裏蹄金作為贄禮掌文衡的大悅說這個文字乃驚天動地之才古今罕有加上批點呈與國王國王授為著作郎主天下文章之事旗幟鼓樂高頭駿馬送入衙門到任寄華此時身子如在雲裡霧裡好不風騷正是

電光石火夢中身

白馬紅纓衫色新

我貴我榮君莫羨

做官何必讀書人

寄華跳下得馬一個虛跌驚將醒來擦擦眼看一看仍睡在草舖裡面叫道呸呸作他娘的怪我一字也

不識的却夢見獻甚麼策得做了官管甚麼天下文章你道是真夢麼且看他怎生應驗噯噯的還定着性想那光景只見平日往來的隣里沙三走將來叫寄兒道寄哥前村莫老官家尋人牧羊你何不投與他家了省得短趣聞了一日便待嚼本寄兒道投在他家可知好哩只是沒人引我去沙三道我昨日已與他家說過你了今日我與你同去只要寫下文券就成了寄兒道多謝美情梅半刺個兩個說說話話一同投到莫家來莫翁問其來意沙三把寄兒勤謹過人願投門下牧養說了一遍莫翁看寄兒模樣老



實氣力粗夯也。自歡喜，情愿催倩，叫他寫下文券。寄兒道：我須不識字，寫不得。沙三道：我寫了，你畫個押罷。沙三曾在村學中讀過兩年書，儘寫得幾個字，便寫了一張，情愿受催專管牧畜的文書。雖有幾個不成，成的字兒，意會得去也。便是了。後來年月之下，要畫個押字，沙三畫了，寄兒拿了一管筆，不知左畫是右，畫是自想了，暗笑道：不知昨夜怎的，獻了萬言長策，來捻着筆，千斤來重，沙三把定了手，纔畫得一個十字。莫翁當下發了一季工食，着他在山邊草房中住。宿專管牧養，寄兒領了匙鑰，與沙三同到草房中，寄

兒謝了沙三些常例媒錢，是夜就在草房中宿歇，依着道人念過五字真言百遍，倒翻身便睡。看官你道：從來只有說書的，續上前因，那有做梦的，接着前事。而今煞是古怪，寄兒一覺睡去，仍舊是昨夜言寄華的身分，頂冠束帶，新到著作郎衙門，升堂理事。只見踏踏躑躑，一羣儒生，將着文卷，多來請教寄華。一一批答，好的，反的，圈的，抹的，發將下去，紛紛爭看。衆人也有服的，也有不服的，誼譁鬧嚷起來。寄華發出規條，分付多要遵繩束，如不伏者，定加鞭笞。衆儒方弭耳拱聽，不敢放肆。俱各從容雅步，逡巡而退。是日同

字俱有



衙門官擺着公會筵席特賀到任美酒嘉餚珍羞百味歌的歌舞的舞大家盡歡直喫到斗轉參橫纔得席散回轉衙門裡來那邊就寢這邊方醒想着明明白白記得的不覺失笑道好惟麼那裡說起又接着昨日的夢身做高官管着一班士子看甚麼文字我曉得文字中喫的不中喫的落得喫了些酒席倒是快活起來抖抖衣服看見襤褸嘆道不知昨夜的袍帶多在那裡去了將破布襖穿着停當走下得床來只見一個庄家老蒼頭奉着主人莫翁之命特來交盤牛畜與他一羣牛共有八九隻寄兒逐隻看相用手去牽他鼻子那些牛不曾認得寄兒是個面生的有幾隻馴擾不動有幾隻奔突起來老蒼頭將一條皮鞭付與寄兒寄兒趕去將那奔突的牛兩三鞭打去那些牛不敢違拗順順被寄兒牽來一處拴着寄兒慢慢喂放老蒼頭道你新到吾主翁家來我們該請你喫三杯昨日已約下沙三哥了這早晚他敢就來說未畢沙三提了一壺酒一個籃籃裡一碗肉一碗芋頭一碟荳走將來老蒼頭道正等沙三哥來商量喫三杯你早已辦下了我補你分罷寄兒道甚麼道理要你們破鈔我又沒得回答處我也出個分在

手去牽他鼻子那些牛不曾認得寄兒是個面生的有幾隻馴擾不動有幾隻奔突起來老蒼頭將一條皮鞭付與寄兒寄兒趕去將那奔突的牛兩三鞭打去那些牛不敢違拗順順被寄兒牽來一處拴着寄兒慢慢喂放老蒼頭道你新到吾主翁家來我們該請你喫三杯昨日已約下沙三哥了這早晚他敢就來說未畢沙三提了一壺酒一個籃籃裡一碗肉一碗芋頭一碟荳走將來老蒼頭道正等沙三哥來商量喫三杯你早已辦下了我補你分罷寄兒道甚麼道理要你們破鈔我又沒得回答處我也出個分在



如此會飲  
未必不樂  
于衙門公  
酒

內罷了。老蒼頭道：甚麼大車，直得這個商量。我們盡  
個意思兒罷。三人席地而坐，喫將起來。寄兒想道：我  
昨夜夢裡的筵席，好不齊整。今却受用得這些東西，  
豈不天地懸絕。却是怕人笑他，也不敢把夢中事告  
訴與人，正是

對人說夢 說聽皆痴

如魚飲水 冷暖自知

寄兒酒量元淺，不十分喫得多。飲了一杯，有些醺意。  
兩人別去，寄兒就在草地上一眠。身子又到華胥國，  
中去。國王傳下令旨，訪得著作郎能統率多士，繩束

嚴整，特賜錦衣冠帶一襲，黃蓋一頂，導從鼓吹一部。  
出入鳴騶，前呼後擁，好不興頭。忽見四下火起，忽然  
驚覺，身子在地上，眠着。東方大明日，輪紅焰，鑽鑽將  
出來了。起來喫些點心，就騎着牛，四下裡放草。那日  
色在，身上晒得熱不過。走來莫翁面前，告訴莫翁道：  
我這里原有篋笠一副，是牧養的人一向穿的。又有  
短笛一管，也是牧童的本等。今挈出來，交付與你。你  
好好去看養。若瘦了牛畜，要與你說話的。牧童道：再  
與我一把傘，遮遮身便好。若只是笠兒，只遮得頭，身  
子須晒不過。莫翁道：那裡有得傘。池內有的是大荷





牧童大慧

葉你日日摘將來遮身不得寄兒唯唯受了箠笠短  
笛果在池內摘張大荷葉擎着騎牛前去牛背上自  
想道我在華胥國裡是貴人今要一把日照也不能  
勾了却叫我擎着荷葉遮身猛然想道這就是夢裡  
的黃蓋了箠與笠就是錦袍官帽了橫了笛吹了兩  
聲笑道這可不是一部鼓吹麼我而今想來只是睡  
的快活有詩為証

草舖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箠衣臥月明

自此之後但是睡去就在華胥國去受用富貴醒來

只在山坡去處做牧童無日不如此無夢不如此不  
必逐日逐夜件件細述但只揀有些光景的纔把來  
做話頭一日 中國王有個公主要招贅駙馬有人  
啓奏著作郎言寄華才貌出眾文彩過人允稱此選  
國王准奏就着傳旨欽取著作郎為駙馬都尉尚范  
陽公主迎入駙馬府中成親燈燭輝煌儀文璀璨好  
不富貴有賀新郎詞為証

瑞氣籠清曉捲珠簾一時齊奏無限神仙離蓬島  
鳳駕鸞車初到見擁個仙娥窈窕玉珮叮璫風縹  
緲嬌姿一似垂楊裊天上有世間少





等。有。眼。

那范陽公主生得面長耳大。曼聲善嘯。規行矩步。頗會周旋。寄華身為王婿。日夕公主之前對案而食。比前受用更加貴盛。明日睡醒。主人莫翁來喚。因為家中有一匹拽磨的牝驢兒。一并交與他牽去。餵養。寄兒牽了。暗笑道。我夜間配了公主。怎生短赫。却今日來弄這個買賣。伴這個衆生跨在背上。打點也似騎牛的騎了。到山邊去。誰知騎上了背。那驢兒只是團團而走。並不前進。蓋因是平日拽的磨盤走慣了。寄兒沒奈何。只得跳下來。打着兩鞭。牽着前走。從此又添了牲口。恐怕走失。飲食無暇。只得備了乾糧。隨着

火人派頭  
如此

四處牧放。莫翁又時時來稽查。不敢怠慢。一些兒辛苦一日。只畱得晚間好睡。是夜又夢見在駙馬府裡。正同着公主歡樂。有隣邦玄菟樂浪二國前來相犯。華胥國王傳旨。命駙馬都尉言寄華討議退兵之策。言寄華聚着舊日著作衙門一千文士到來。也不講求如何備禦。也不商量如何格鬪。只高談正心誠意。強隣必然自服。諸生之中。也有情愿對敵的多。退着不用。只有兩生獻策。他一個到玄菟。一個到樂浪。捨身往質。以圖講和。言寄華大喜。重發金帛。遣兩生前往。兩生屈已聽命。飽其所欲。果那兩國不來。言寄

二則驚奇

卷之九

尚友堂



華誇張功績，奏上國王，國王大悅，叙錄軍功，封言寄  
華為黑甜鄉侯，加以九錫，身居百僚之上，富貴已極。  
有詩為証。

當時魏絳主和戎，

豈是全將金幣供。

厥後宋人偏得意，

一班道學自雍容。

言寄華受了封侯錫命，綠鞞袞冕，鸞路乘馬，彤弓盧  
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手執圭贄，道路輝煌，自朝歸  
第，有一個書生叩馬上言道：日中必昃，月滿必虧，明  
公功名到此，已無可加，急流勇退，此其時矣。直待福  
過災生，只恐悔之無及。言寄華此時志得意滿，那裡

實人只  
據現在胸  
中人人如  
此

聽他笑道：我命中生得好，自然富貴逼人，有福消受，  
何須過慮。只管目前享用，勾了寒酸，見識曉得甚麼。  
大笑墜車，喫了一驚，醒將起來，點一點牛數，只叫得  
苦。內中不見了二隻，山前山後到處尋訪跡踪。元來  
一隻被虎咬傷，死在坡前，一隻在河中喫水，浪湧將  
來，沒在河裡。寄兒看見急得亂跳道：夢中甚麼兩國  
來侵，誰知倒了我兩頭牲口，急去報與莫翁。莫翁聽  
見大怒道：此乃你的典守人多，說你只是貪睡，眼見  
得坑了我頭口，取過匾擔來要打。寄兒負極辨道：虎  
來時牛尚不敢敵，况我敢與他爭奪，救得轉來的那





夢甚奇

水中是牛常住之所，波浪湧來，一時不測，也不是我力攬得住的。莫翁雖見他辨得，也有些理，却是做家心重的人。那裡捨得兩頭牛死，怒吽吽不息，定要打匾擔十下，寄兒哀告討饒，纔饒得一下，打到九下，住了手，寄兒淚汪汪的，走到草房中，摸摸臀上痛處道：甚麼九錫九錫，到打了九下屁股，想道：夢中書生勸我歇手，難道教我不要看牛不成？從來說夢是反的，夢福得禍，夢笑得哭，我自念了此呪，夜夜做富貴的夢，所以日裡到喫虧，我如今不念他了，看待怎的，誰知這樣作怪。此呪不念，恐怖就來，是夜夢境，范陽公

世情如此

主疽發于背，偃蹇不起，寄華盡心調治，未痊。國中二三新進小臣，逆料公主必危，寄華勢焰將敗，捩捨前過，糾彈一本，說他禦敵無策，冒濫居功，欺君誤國，許多事件，國王覽奏大怒，將言寄華削去封爵，不許他重登著作堂，鎖去大窖，邊聽罪。公主另選良才，別降令旨已下，隨有兩個力士，將銀鐐鎖了言寄華。到那大糞窖邊，墩着寄華，看那糞穢狼籍，臭不堪聞，嘆道：我○只○道○到○底○富○貴○，豈○知○有○此○惡○境○乎○。書生之言，今日驗矣。不覺號咷慟哭起來，這邊噙淚而醒，嚙了兩聲道：作你娘的，恠這番做這樣惡夢，看視牲匹，那匹驢



子蹇臥地下，打也打不起來，看他背項之間，乃是繩損處，爛了老大一片，跣路，寄兒慌了道：「前番倒失了兩頭牛，打得苦惱，今這衆生又病害起來，萬一死了，又是我的罪過，忙去打些水來替他澆洗腐肉，再去拔些新鮮好草來喂他。」挈着鍬刀，望山前地上下手，斫時，有一科草甚韌，刀斫不斷，寄兒性起，連根一板，拔出泥來，泥鬆之處，露出石板，那草根還纏纏繞繞，絆在石板縫內，寄兒將鍬刀撬將開來，板底下是個周圍石砌就的大窖，裡頭多是金銀，寄兒看見慌了，手脚擦擦眼道：「難道白日裡又做夢麼？」定睛一看，草

將得財而  
夢真穢晉

人之解夢  
也

木樹石，天光雲影，眼前歷歷可數，料道非夢，便把鍬刀草薅一撩，道：「還幹那營生麼？」取起五十多兩一大錠在手，權把石板盖上，仍將泥草遮覆，竟望莫翁家裡來，見莫翁未敢竟說出來，先對莫翁道：「寄兒蒙公相托，一向看牛不差，近來時運不濟，前日失了兩牛，今蹇驢又生病，寄兒看管不來，今有大銀一錠，納與公公，憑公公除了原發工銀餘者，給還寄兒爲度日之用，放了寄兒，另着人牧放罷。」莫翁看見是錠大銀，喫驚道：「我田家人苦積勤趨了一世，只有些零星碎銀，自不見這樣大錠，你却從何處得來，莫非你合



着外人做那不公不法的反事，你快說個明白。若說得來歷不明，我須把你送出官府，究問下落。寄兒道：好教公公得知這東西多哩，我只挈得他一件來看。樣莫翁駭道：在那裡？寄兒道：在山邊一個所在。我因斫草掘着的，今石板蓋着哩。莫翁情知是藏物，急叫：他不要聲張，悄悄問寄兒到那所在來。寄兒指與莫翁，揭開石板來看，果是一窖金銀，不計其數。莫翁喜得打跌，拊着寄兒背道：我的兒，偌多金銀東西，我與你兩人一生受用不盡，今畚不要看牛了，只在我庄上喫些安樂茶飯，掌管帳目。這些牛隻，另自顧人看。

并主公別降矣

管罷，兩人商量，把個草蓆來裡外用亂草補塞中間，藏着窖中物事。莫翁前走，寄兒駝了後隨，運到家中放好，仍舊又用前法去取。不則一遭，把石窖來運空了。莫翁到家，歡喜無量，另叫一個蒼頭去收拾牛隻。是夜就留寄兒在家中宿歇，寄兒的床舖多換齊整了。寄兒想道：昨夜夢中喫苦，誰想糞窖正應着發財。今日反得好處，果然夢是反的。我要那夢中富貴則甚，那五字真言，不要念他了。其夜睡去，夢見國王將言寄華家產抄沒，發在養濟院中，度日只見前日的扣馬書生高歌將來道：

凡事俱看銀子面





落葉辭柯人生幾何六戰國而漫流人血三神山  
而查隔鯨波任誇百斛明珠虛延遐筭若有一卮  
芳酒且共高歌

寄華聞歌認得其人邀住他道前日承先生之教不  
能依從今日至于此地先生有何高見可以救我那  
書生不慌不忙說出四句來道

顛顛倒倒何時局了遇着漆圍還汝分曉  
說罷書生飄然而去寄華扯住不放被他袍袖一擦  
閃得一跌即時驚醒張目道還好還好一發沒出息  
弄到養濟院裡去了須臾莫翁走出堂中元來莫翁

親之如兄  
所以愛之  
如子

是安人的  
話

因得了金銀晚間對老姥說道此皆寄兒的造化掘  
着的功不可忘我與你沒有兒女家事無傳今平地  
空得來許多金銀雖道好沒取得他的不如認義他  
做個兒子把家事付與他做了一家一計等他養老  
了我們這也是我們知恩報恩處老姥道說得有理  
我們眼前沒個傳家的人別處平日地尋將來要承  
當家事我們也氣不干今這個寄兒他見有着許多  
金銀付在我家就認義他做了兒子傳我家事也還  
是他多似我們的不叫得過分商量已定莫翁就走  
出來把這意思說與寄兒寄兒道這個折殺小人怎



麼敢當莫翁道若不如如此這些東西我也何名享受  
 你的我們兩老口議了一夜主意已定不可推辭寄  
 兒沒得說當下納頭拜了四拜又進去把老姥也拜  
 了自此改姓名為莫繼在莫家庄上做了乾兒子  
 本是驢前廝養人今為舍內螟蛉  
 何緣分外親熱只看黃金滿籬  
 却是此番之後晚間睡去就做那險惡之夢不是被  
 火燒水沒便是被盜劫官刑初時心裡道夢雖不妙  
 日裡落得好處不像前番做快活夢時日裡受辛苦  
 以為得意後來到得夜夜如此每每驚魘不醒纔有

觀者着眼

飽病難醫

些慌張認舊念取那五字真言却不甚靈了你道何  
 故只因財利迷心身家念重時時防賊發火起自然  
 夢魂顛倒怎如得做牧童時無憂無慮飽食安眠夜  
 夜夢裡逍遙享那王公之樂莫寄要尋前番夢境再  
 不能勾心裡鶻突如醉如痴生出病來莫翁見他如  
 此要尋個醫人來醫治他只見門前有一個雙丫髻  
 的道人走將來口稱善治人間恍惚之症莫翁接到  
 廳上教莫繼出來相見元來正是昔日傳與真言的  
 那個道人見了莫繼道你的夢還未醒麼莫繼道師  
 父你前者教我真言我不曾忘了只是前日念了夜



夜受用，後來因夜裡好處多，應着日裡好處一程兒，不敢念，便再沒快活的夢了，而今就念煞也無用了，不知何故。道人道：我這五字真言，乃是主夜神呪。華嚴經云：

善財童子參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毘羅城，見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神言：我得菩薩破一切生痴暗法，光明解脫。

所以持念百遍，能生歡喜之夢。前見汝苦惱不過，故使汝夢中快活。汝今日間要享富厚，晚間宜受恐怖。此乃一定之理，人世有好必有，欲有榮華必有銷歇。

南華

汝前日夢中，豈不見過了麼？莫繼言下大悟，倒身下拜道：師父，弟子而今曉得世上沒有十全的事，要那富貴無幹，總來與我前日封侯拜將一般，不如跟的師父出家去罷。道人道：吾乃南華老仙，漆園中高足弟子。老仙道：汝有道骨，特遣我來度汝的。汝既見了境頭，宜早早回首。莫繼遂是長是短，迷與莫翁莫姥兩人見是真仙來度他，不好相留，况他身子去了，遺下了無數金銀，兩人儘好受用，有何不可？只得聽他自行，莫繼隨也披頭髮，挽做兩丫髻，跟着道人雲游去了。後來不知所終，想必成仙了。道去了，看官不信。



只看南華真經有此一段因果話本說徹權作散場  
總因一片婆心日向痴人說夢  
此中打破關頭捧喝何須拈弄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九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

賈廉訪履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

詩曰 世人結交須黃金 黃金不多交不深  
總令然諾暫相許 終是悠悠行路心

這四句乃是唐人之詩說天下多是勢利之交沒有  
黃金成不得相交這個意思還說得淺不知天下人  
但是見了黃金連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顧了不要說  
相交的總是至親骨肉關着財物面上就換了一條  
肚腸使了一番見識當面來弄你算計你幾時見爲  
了親眷不要銀子做事的幾曾見眼看親眷富厚不

最透世情



想來設法要的。至于撞着有些不測事體，落了患難之中，越。是。平。日。往。來。密。的。頭。一。場。先。是。他。騙。你。起。了。直隸常州府武進縣有一个富戶，姓陳，名定，有一妻一妾，妻巢氏，妾丁氏，妻已中年，妾尚少艾，陳定平日情分在巢氏面上淡些，在丁氏面上濃些，却也相安無說，巢氏有兄弟巢大郎是一个鬼頭鬼腦的人，奉承得姊夫姊姊好，陳定托他掌管家事，他內外攬權，百般欺侵，巴不得姊夫有事，就好科派用度，落來肥家，一日巢氏偶染一病，大凡人病中，性子易得惹氣，又且其夫有妾，一發易生疑忌，動不動就歐氣，說道

巴不得我死了，讓你們自在快樂，省做你們眼中釘。

原曰：厭也。

那陳定男人家心性，見大娘子有病在床，分外與小老婆肉麻的榜樣，也是有的，遂致巢氏不堪，日逐嗔惱罵詈，也是陳定與丁氏合該悔氣，平日既是好好的，讓他是个病人，忍耐些个罷了，陳定見他聒絮不過，回答他幾句起來，巢氏倚了病勢，要死要活的，顛了一場，陳定也沒好氣的，也不來管他，好友巢氏自此一番有增無減，陳定慌了，竭力醫禱，無効，丁氏也自盡心伏侍，爭奈病痛犯拙，畢竟不起，嗚呼哀哉了，陳定平時家裏飽煖，妻妾享用，鄉隣人忌尅他的多。

及為之災



看想他的也不少。今聞他大妻已歿，有曉得他病中相爭之事的，來挑着巢大郎道：「聞得令姊之歿，起于妻妾相爭，你是他兄弟，怎不執命告他？你若進了狀，我隣里人家少不得要執結人命虛實。大家有些油水，巢大郎是個乖人，便道：『我終日在姊夫家裡走動，翻那面皮不轉，不若你們聲張出首。』我在裡頭做好人，少不得聽我處法。我就好幫襯你們了，只是你們要硬着些，必是到得官方，起發得大錢，只說過了處來，要對分的。隣里人道：『這個當得。』兩下寫開合同，果然隣里間合出三四个，要有事怕太平的人來走到

世間無此  
輩天下治  
平矣

陳定家裡喧嚷說人命，歿得不明，必要經官入不得。殮巢大郎反在裡頭勸解，私下對陳定說：『我是親兄弟，沒有說話，怕他外人怎的。』陳定謝他道：『好舅舅，你退得這些人，我自重謝你。』巢大郎即時揚言道：『我姊姊自是病歿的，有我做兄弟的，在此何勞列位多管。隣里人自有心照，曉得巢大郎是明做好人之言，假意道：『你自私受軟口湯，到來吹散我們。』我們自有說話處，一闕而散。』陳定心中好不感激巢大郎，怎知他却暗裡串通地方，已自出首武進縣了。武進縣知縣是個貪夫，其時正有個鄉親在這裡打抽豐，未得打



好縣官是  
處皆作興  
此道矣

二刻驚奇 卷三  
發見這張首狀是關着人命且曉得陳定名字是个  
富家要在他身上設處些打發鄉親起身立時准狀  
僉牌來拿陳定到官不繇分說監在獄中陳定急了  
忙叫巢大郎到監門口與他計較叫他快尋分上巢  
大郎正中機謀說道分上固要原首人等也要洒派  
些免得他每做對頭纔好脫然無累陳定道但憑舅  
舅主張要多少時我寫去與小妾教他照數付與舅  
舅巢大郎道這個定不得數我去用看替姊夫省得  
一分是一分陳定道只要快些完得事就多着些也  
罷了巢大郎別去就去尋着了這個鄉里與他說倒

了銀子要保全陳定無事陳定面前說了一百兩取  
到了手實與得鄉里四十兩鄉里是要緊歸去之人  
挑得籃裡便是菜一个信送將進去登時把陳定放  
了出來巢大郎又替他說合地方鄰里約費了百來  
兩銀子盡皆無說少不得巢大郎又打些虛帳又與  
衆人私下平分替他做了好些買賣當官歸結了鄉  
里得了銀子當下動身回去巢大郎貪心不足想道  
姊夫官事其權全在于我要息就息前日鄉里分上  
不過保得出獄何須許多銀子他如今已離了此處  
不怕他了不免趕至中途倒他的出來遂不通陳定

狠人儘做  
每害大事



知道竟連夜趕到丹陽，撞見鄉里正在丹陽寫轎，一把扭住，討取前物。鄉里道：「已是說倒見効過的，爲何又來番帳？」巢大郎道：「官事問過地方，原無詞說，屍親願息，自然無事的。起初無非費得一保，怎值得許多銀子，兩不相服，爭了半日。」巢太郎要死要活，又要首官。那個鄉里是個有體面的，忙忙要走路，怎當得如此歪纏，恐怕惹事，忍着氣，拏出來還了他。巢大郎千歡萬喜，轉來了鄉里，受了這場虧，心裡不甘，稍个便信，把此事告訴了武進縣知縣。知縣大怒，出牌重問，連巢大郎也標在牌上，說他私和人命，要拿來出氣。

此亦爲官者所恒有

巢大郎虛心，曉得是替鄉里報仇，預先走了，只苦的是陳定。一同妾丁氏，俱拿到官，不繇分說，先是一頓狠打，發下監中，出牌吊屍，叫集了地方人等，簡驗起來。陳定不知是那裏起的禍，沒處設法。一些手脚，知縣是有了成心的，只要從重坐罪，先分付忤作報傷，要重忤作揣摩了意旨，將無作有多報的，是拳毆脚踢，致命傷痕。巢氏幼時喜喫甜物，面前牙齒落了一個，也做了硬物打落之傷，竟把陳定問了鬪毆殺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親尊長致死之律，各問絞罪。陳定央了幾個分上來說，只是不聽。丁氏到了女監，想



道只爲我一身，致得丈夫受此大禍，不若做我一個不着好，反出了丈夫，他算計定了。解審察院，見了陳定，遂把這話說知。當官招道：不合與大妻廝鬧，手起凳子，打落門牙，即時暈地身歿，並與丈夫陳定無干。察院依口詞，駁將下來。刑館再問丁氏，一口承認。丁氏曉得有了此一段說話在案內了，丈夫到底脫罪，然必須身歿。問官方肯見信，作做實據。游移不得，亦且丈夫可以速結。是夜在監中自縊而歿。獄中呈報刑館，看詳巢氏之歿，既係丁氏生前招認下手，今已懼罪自盡，堪以相抵原非死後添情推卸。陳定止斷。

丁氏難  
人

杖贖發落。陳定雖然死了愛妾，自却得釋放，已算大幸。一喜一悲，到了家內，方才見有人說巢大郎許多事蹟，這件是非，全是他起的。在裏頭打偏手，使用得了，偌多東西，還不知足。又去知縣鄉里處，拔短梯，故重復弄出這個事來。他又脫身走了，枉送了丁氏一條性命。陳定想着丁氏捨身出脫他罪，一段好情，不覺越恨巢大郎得緊了。只是逃去未回，不得見面。後來知縣朝覲去了，巢大郎已知陳定官司問結，放膽大了，喜氣洋洋，轉到家裏，只道陳定還未知其奸，照着平日光景，前來探望。陳定雖不說破甚麼，却意思

此即施施  
外來之景



冷淡了好些，巢大郎也看得出，且喜財物得過，儘勾幾時的受用，便姊夫怪了，也不以為意，豈知天理不容，自見了姊夫歸家來，他妻子便癲狂起來，口說的多是姊姊巢氏的說話，嚷道：「好兄弟，我好端端死了，只為你要銀子，致得我粉身碎骨，地下不寧，你快超度我，便罷。不然我要來你家作祟，領兩個人去。」巢大郎驚得只是認不是，討饒去請僧道念經設醮，安靜得兩日，又換了一個聲口，道：「我乃陳妾丁氏，大娘病歿，與我何干？為你家貪財，致令我死于非命，今須償還我。」巢大郎一發懼怕，燒紙拜獻，不敢吝惜，只求無

事，怎當得妻妾兩個推班出色，遞換來擾不勾幾時，把所得之物，乾淨弄完，寧可賠了些，又不好告訴得人，姊夫那裡又不作准了，慊慊氣色，無情無緒，得病而死，此是貪財害人之報，可見財物一事，至親也信不得，上手就騙害的，小子如今說着宋朝時節一件事，也為至親相騙，後來報得分明，還有好些希奇古怪的事，做一回正話。

利動人心，不論親，巧謀賺取橐中銀，直從江上巡回目，始信陰司有鬼神，却說宋時靖康之亂，中原士大夫紛紛避地，大多盡



入閩廣之間，有个寶文閣學士賈黨之弟賈謀，以勇爵入官。宣和年間，曾為諸路廉訪使者。其人貪財無行，詭詐百端。移來嶺南，寓居德慶府。其時有个濟南商知縣，乃是商侍郎之孫，也來寄居府中。商知縣夫人已死，止有一小姐，年已及笄，有一妾生二子，多在乳抱家，貲頗多。盡是這妾掌管。小姐也在裡頭照料。且自過得和氣。賈廉訪探知商家甚富，小姐還未適人，遂為其子賈成之納聘。取了過門。後來商知縣死了，商妾獨自一个管理內外家事，撫養這兩個兒子。商小姐放心不下，每過十來日，即到家裏看。一看兩

此女不和  
大家而顧  
其異母弟  
亦是賢媛

个小兄弟，又與商妾把家裏遺存黃白東西，在箱匣內的查點一查，點及逐日，用度之類，商量計較而行。習以為常。一日商妾在家，忽見有一个承局打扮的人，來到堂前，口裏道：本府中要排天中節，是合府富家大戶金銀器皿、絹段綾羅，盡數關借一用。事畢一付還。如有隱匿不肖者，即拿家屬問罪。財物入官。有一張牒文在此。商妾頗認得字義，見了府牒，不敢不信。却是自家沒有主意，不知該應怎的。回言道：我家沒有男子正人，哥兒們又小，不敢自做主。還要去賈廉訪宅上問問我家小姐，與姐夫賈衙內纔好行。



止承局打扮的道、要商量快去商量、府中限緊、我還  
要到別處去催齊回話的、不可有誤、商妾見說、即差  
一个當直的、到賈家去問、須臾來回言道、小人到賈  
家入門、即撞見廉訪相公、問小人來意、小人說要見  
姐姐、與衙內廉訪相公道、見他怎的、小人把這裏的  
事說了一遍、廉訪相公道、府間來借、怎好不與你只  
如此回你家、二娘子就是小官人與娘子處、我替他  
說知罷了、小人見廉訪是這樣說、小人就回來了、因  
恐怕家裡官府人催促、不去見衙內、與姐姐商妾見  
說是廉訪相公、教借與他、必是不妨、遂照着牒文所

開、且是不少、終久是女娘家見識、看事不透、不啻好  
歹多搬出來、盡情交與這承局打扮的道、只望排過  
節、就發來還了、自當奉謝承局打扮的道、那不消說、  
官府門中、豈肯少着人家的東西、但請放心、把這張  
牒文留下、若有差池、可將此做執照、當官稟領得的、  
當下商妾接了牒文、自去藏好、這承局打扮的、捧着  
若干東西、欣然去了、隔了幾日、商小姐在賈家來到  
自家屋裏、走到房中、與商妾相見了、寒溫了一會、照  
着平時、翻翻箱籠看、只見多是空箱、金銀器皿之類、  
一些也不見、到有一張花邊欄紙票、在內拏起來、一



看却是一張公牒，喫了一驚，問商妾道：「這却爲何？」商妾道：「幾日前有一個承局打扮的，拏了這張牒文，說府裏要排天中節，各家關借東西去鋪設。當日奴家心中疑惑，却教人來問姐姐姐夫，問的人回來說：『撞遇老相公，說起道是該借的。』」奴家依言借與他去。這幾日望他拿來還我，竟不見來。正要來與姐姐姐夫商量了，往府裏討去，可是中麼？商小姐面如土色，想道：「有些魘魘，不覺眼淚落下來。」道：「偌多東西多是我爹爹手澤，敢是被那個拐的去了？怎的好？」我且回家與賈郎計較，查個着實去當下。亟望賈家來見了。」

夫賈成之把此事說了一遍，賈成之道：「這個姨姨也好笑，這樣事，何不來問問我們，竟自支分了去？」商小姐道：「姨姨說來，曾叫人到我家來問，遇着我家相公問知其事，說是該借與他，問的人就不來見你我，竟自去回了姨姨，故此借與他去的。」賈成之道：「不信有這等事。」我問爹爹，則個賈成之進去問父親，廉訪道：「商家借東西與府中，說是來問爹爹，爹爹分付借他，有此話麼？」廉訪道：「果然府中來借，怎好不借？只怕被別人狐假虎威，誑的去。這個却保不得他。」賈成之道：「這等索向府中當官去告，必有下落。」遂與商妾取了那

夫子自道  
也



紙府牒在德慶府裏下了狀子。府裏太守見說其事也自喫驚，取這紙公牒去看，明知是假造的，只不知奸人是那個。當下出了一紙文書，給與緝捕使臣，命商家出伍十貫當官賞錢，要緝捕那作不是的。訪了多時，並無一些影響。商家喫這一閃，差不多失了萬金東西，家事自此消乏了。商妾與商小姐，但一說着，便相對痛哭不住。賈成之見丈人家裡零替如此，又且妻子時常悲哀，心裏甚是憐惜，認做自家身上事，到處出力不在話下。誰知這賺去東西的，不是別人，正是

遠不遠千里

近只在眼前

看官你道賺去商家物事的，却是那個？真个是人心難測，海水難量。元來就是賈廉訪這老兒，曉得商家有貲財，又是孤兒寡婦，可以欺騙其家金銀什物，多曾經媳婦商小姐盤驗，兒子賈成之透明知道。因商小姐帶回數目一本，賈成之有時拿出來看，誇說妻家富饒，被廉訪留心接過手去，逐項記着。賈成之一時無心，難道有甚麼疑忌？老子不成，豈知利動人心，廉訪就生出一個計較，假着府裏關文，着人到商家設騙。商家見所借之物，多是家中有的，不好推掉，又

如此者  
爲之子者  
赤信不過



兼差當值的來，就問着這今日裏鬼怎不信了。此時商家決不疑心，到親家身上，就是賈成之夫妻二人，也只說是甚麼神棍弄了去，神仙也不誑是自家老子，所以佞多時緝捕人那里訪查得出，說話的依你說，而今爲何知道了，看官聽說天下事欲人不知，除非莫爲廉訪拐了這主橫財到手，有些毛病出來，俗語道：偷得爺錢沒使處，心心念念要拿出來兌換錢鈔使用，爭奈多是見成器皿，若拿出來，怕人認得，只得把幾件來鎔化，又不好托得人，便燒熾了炭，親自坯銷銷開了，却没處傾成錠子，他心生了一計，將毛

竹截了一段小管，將所銷之銀傾將下去，却成一個圓餅，將到舖中兌換錢鈔，舖中看見廉訪家裡近日使的，多是這竹節銀，再無第二樣，便有時零鑿了將出來，那圓處也還看得出，心裏疑惑，問那家人道：宅上銀兩爲何却一色用竹筒鑄的，是怎麼說？家人道：是我家廉訪手自坯銷，再不托人的，不知爲着甚麼緣故，三三兩兩傳將開去，道賈家用竹筒傾銀用，煞是古怪，就有人猜到商家失物這件事上去，却是他兩家兒女至親，誰來執證，不過這些人費得些口舌，有的道：他們只當一家，那有此事，有的道：官宦人家，



怕不會喚銀匠傾銷物件却自家動手必是碍人眼  
目的出不得手所以如此況且平日不曾見他這等  
的必然蹊蹺也只是如此疑猜没人鑿鑿說得是不  
是至于商家連疑心也不當人子只好含辛忍苦自  
已懊悔怨悵没个處法緝捕使臣等聽得這話傳在  
耳朵裡也只好笑笑誰敢向他家道个不字這件事  
只索付之東流了只可笑賈廉訪堂堂官長却做那  
賊的一般的事曾記得無名子有詩云

解賊一金并一鼓  
迎官兩鼓一聲鑼  
金鼓看來都一樣  
官人與賊不爭多

又劇賊鄭廣受了招安得了官位曾因官負每做詩  
他也口吟一首云

鄭廣有詩獻眾官  
眾官與廣一般般  
眾官做官却做賊  
鄭廣做賊却做官

今日賈廉訪所爲正似此二詩所言官人與賊不爭  
多做官却做賊了却又施在至親面上欺孤騙寡尤  
爲可恨若如此留得東西與子孫受用便是天沒眼  
睛看官不要性急且看後來報應果然光陰似箭日  
月如梭轉眼二十年賈廉訪已經身故賈成之得了  
出身現做粵西永寧橫州通判其時商妾長子幼年



二亥驚奇 卷三十一  
不育第三個兒子，喚名商懋，表字功父。照通族排來，行在第六十五。同母親不住德慶，遷在臨賀地方。與橫州不甚相遠。那商功父生性剛直，頗有幹才，做事慷慨，又熱心，又和氣。賈成之本意，憐着妻家，後來略聞得廉訪欺心，賺騙之事，越加心裡不安。見了小舅子，十分親熱。商小姐見兄弟小時，母子伶仃，而今長大知事，也自喜歡他，所以成之在橫州衙內。但是小舅子來，千歡萬喜，上百兩送他。姐姐又還有私贈，至于與人通關節得錢的在外，來一次一次如此。功父奉着寡母過日，靠着賈家姐姐姐夫，恁地扶持，漸漸

家事豐裕起來。在臨賀置有田產莊宅，廣有生息。又娶富人之女爲妻，規模日大。一日，不似舊時母子旅邸荒涼景況，過了幾時，賈成之死在官上。商小姐急差人到臨賀地方，接功父商量後事。諸凡停當過，要扶柩回葬。商功父攛掇姐姐道：「總是德慶也不過客居原非本籍，我今在臨賀已立了家業。姐姐只該回到臨賀尋塊好地葬了姐夫，就在臨賀住下，相傍做人家也好。時常照管，豈非兩便？」小姐道：「我是女人家，又是子身，孀居巴不得依傍着親眷，但得安居便是住足之地。那德慶也不是我家鄉，還去做甚，只憑着



兄弟主張就在臨賀全住了，周全得你姐夫入了土，大事便定，吾心安矣。元來商小姐無出有媵，婢生得兩個兒子，絕是幼小，全仗着商功父提撥行動。當時計議已定，即便收拾家私，一起望臨賀進發。少時來到商功父就在自己住宅邊，尋個房舍安頓了姐姐，與兩個小外甥從此兩家相依。功父母親與商小姐兩人朝夕爲伴，不是我到你家，便是你到我家，彼此無間。商小姐中年寡居，心貪安逸，又見兄弟能事，是件件到停當，遂把內外大小之事多托與他執料，錢財出入悉憑其手，再不問起數目，又托他與賈成之

尋陰地造墳安葬，所費甚多。商功父賦性慷慨，將着賈家之物作爲己財，一律揮霍。雖有兩個外甥不是姐姐親生，亦且乳臭未除，誰人來稽查得他。商功父正氣的人，不是要存私，却也只趁着興頭，自做自主，像心像意，那里還分別是你的、我的、久假不歸。連功父也忘其所以，賈廉訪昔年設心拐去的東西，到此仍舊還與商家用度了。這是羨裡來的飯裡去，天理報復之常，可惜賈廉訪眼裡不看得見。一日商功父害了傷寒症候，身子熱極，忽覺此身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角漸漸下來，恣行曠野，茫茫恰像海畔一般。



並無一个伴侶正散蕩間忽見一个公吏打扮的走來相見已畢問了姓名公吏道郎君數未該到此今有一件公事郎君合當來看一看請到府中走走商功父不知甚麼地方跟着這公吏便走走到一个官府門前見一个囚犯頭戴黑帽頸荷鐵枷絀在西邊兩扇門外仔細看這門是个獄門但見

陰風慘慘殺氣霏霏只聞鬼哭神號不見天清日朗猙獰隸卒挨肩立蓬垢囚徒側目窺憑教鉄漢銷魂任是狂夫失色。

商功父定睛看時只見這囚犯絀處左右各有一个

楊極

人執着大扇相對而立把大扇一揮這枷的囚犯叫一聲阿呀登時血肉糜爛淋漓滿地連囚犯也不見止剩得一个空枷少歇須臾依然如舊功父看得渾身打顫呆呆立着那个囚犯忽然張目大呼道商六十五哥認得我否功父倉卒間不曾細認一時未得答應囚犯道我乃賈廉訪也生前做得虧心事頗多今要一一結證諸事還一時了不來得你到此且與我了結一件我昔年取你家財陽世間償還已差不多、了、陰間未曾結絕得多一件多受一樣苦今日煩勞你寫一供狀認是還足我先脫此風扇之苦說罷



做心事做  
在世上了  
做鬼也難  
見至親之  
面

兩人又是一扇仍如起初狼籍一番功父好生不忍因聽他適間之言想起家裏事體來道平時曾見母親說向年間被人賺去家貲萬兩不知是誰後來有人傳說是賈廉訪因為親眷家不信有這事而今聽他說起來這事果然是真了所以受此果報看他這般苦楚吾心何安況且我家受姐夫許多好處而今他家家事見在我掌握之中元來是前緣合當如此我也該遞个結狀解他這一樁公案了就對囚犯說道我願供結狀囚犯就求傍邊兩人取紙筆遞與功父兩人見說肯寫結狀便停了扇不扇功父看那張

報應其常  
此段事情  
却幻

紙時原已寫得有字囚犯道只消舅舅押个字就是了功父依言提起筆來寫个花押遞與囚犯兩人就伸手來在囚犯處接了便喝道快進去囚犯對着功父大哭道今與舅舅別了不知幾時得脫好苦好苦一頭哭一頭被兩個執扇的人趕入獄門功父見他去了嘆息了一回信步走出府門外來只見起初同來這個公吏手執一符引着卒徒數百多像衙門執事人役也有搨旗的也有打傘的前來聲喏恰似接新官一般功父心疑那公吏上前行起禮來跪着稟白道泰山府君道郎君剛好義既抵陰府不宜空



回可暫充賀江地方巡按使者天符已下就請起程  
功父身不自繇未及回答吏卒前導已行至江上空  
中所到之處神祇參謁但見

華蓋山 目巖山 白雲山 榮山 歌山

泰山 蒙山 獨山 許多山神

昭潭洞 平樂溪 考槃澗 龍門灘 感應泉

灘江 富江 荔江 許多水神

多來以次相見待功父以上司之禮各執文薄呈遞  
公吏就請功父一一查勘查有境中某家肯行好事  
積有年數神不開報以致久受困窮某家慣作反事

世間如此  
案牘多矣  
安得巡江  
使者一一  
覆之

惡貫已盈神不開報以致尚享福澤某家外假虛名  
存心不善錯認做好人冒受好報某家跡蒙曖昧心  
地光明錯認做歪人久行廢棄以致山中虎狼食人  
川中波濤溺人有冥數不該不行分別誤傷性命的  
多一一詰責據案部判隨人善惡細微各彰報應諸  
神奉職不謹各量申罰諸神喏喏連聲盡服公平迤  
運到封州大江口公吏稟白道公事已完現有福神  
來迎明公公可回駕了就空中還至賀州到了家裡原  
從屋上飛下走入牀中一身冷汗颯然驚覺乃是南  
柯一夢汗出不止病已好了功父伸一伸腰掙一掙



眼叫聲奇怪走下牀來只見母妻兩人正把玄天上帝画像挂在牀邊焚香禱請元來功父身子眠在床上、昏昏不知人事、叫問不應、飲食不進、不死不活、已經七晝夜了、母妻見功父走將起來、大家歡喜道、全仗聖帝爺爺保佑之力、功父方纔省得公吏所言、福神來迎、正是家間奉事聖帝之應、功父對母妻把陰間所見之事、一一說來、母親道、向來人多傳說、道是這老兒拐去我家東西、因是親家、決不敢疑心、今日方知是真、却受這樣惡報、可見做人、在財物上、不可欺心如此、正嗟嘆間、商小姐好到來、問兄弟的病信、

見說走起來了、不勝歡喜、商功父見了姐姐、也說了陰間所見、商小姐見說公公如此受苦、心中感動、商議要設建一個醮壇、替廉訪解釋罪業、功父道、正該如此、神明之事、灼然可畏、我今日親經過的、斷無虛妄、依了姐姐說、擇一個日子、總是做賈家錢鈔不着、建啟一場黃錄大醮、起板商賈兩家亡過諸魂、做了七晝夜道場、功父夢見廉訪來謝道、多蒙舅舅道力超拔、兩家亡魂、俱得好處托生、某也得脫苦獄、隨緣受生去了、功父看去、廉訪衣冠如常、不是前日蓬首垢面囚犯形容、覺來與合家說着、商小姐道、我夜來

妙在商家  
不疑不恨  
而冥中原  
自灼然所  
以可畏



夢見廉訪相公說話也如此，可知報應是實。功父自  
此力行善事，敬信神佛，後來年至八十餘，復見前日  
公吏執着一紙文書前來請功父交代，仍舊卒徒數  
百人簇擁來迎，一如前日夢裡江上所見光景。功父  
沐浴衣冠，無疾而終，自然入冥路為神道矣。

周親忍去騙孤孀，到此良心已盡亡。  
善惡到頭如不報，空中每欲借巡江。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一

許察院感夢擒僧，王氏子因風獲盜。

詩云

獄本易寬，況於為盜。  
若非神明，鮮不顛倒。

話說天地間事，只有獄情最難測度。問刑官憑着自  
己的意思，認是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自古道  
筆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麼事情，只是招了，見得  
說道重大之獄，三推六問，大略多守着現成的案，能  
有幾個伸冤理枉的。至於盜賊之事，尤易冤人。一心



猜是那个人了。便覺語言行動件件可疑。越辨越像。除非天理昭彰。顯應出來。或可明白。若只靠着鞫問。一節儘有屈殺了再無說處。以記得宋朝隆興元年。鎮江軍將吳超守楚州。魏勝在東海與虜人相抗。因缺軍中賞賜財物。遣統領官盛彥來取。別將袁忠押了一擔金帛從丹陽來到。盛彥到船相拜。見船中白物堆積。笑道。財不可露白。今滿舟纍纍。是人眼目如此。袁忠道。官物甚人敢輕覷。盛彥戲道。吾今夜當令壯士來取了去。看你怎地。袁忠也笑道。有膽來取。任從取去。大家一笑而別。是夜果有強盜二十餘人。跳

自是告者  
憤憤

上船來。將袁將細縛。掠取船中銀四百錠去了。次日袁將到帥府中。哭告吳帥。說昨夜被統領官盛彥劫去銀四百錠。且被綁縛。伏乞追還。寃治。吳帥道。怎見得是盛彥劫去。袁將道。前日袁忠船自丹陽來到。盛統領即來相拜。一見銀兩。便已動心。口說道。今夜當遣壯士來取去。袁忠還道他是戲言。不想至夜果然上船劫掠了四百錠去。不是他是誰。吳帥聽罷。大怒道。有這樣大膽的。即着四個捕盜人。將盛彥及隨行親較盡數。擄來。軍令嚴肅。誰敢有違。須臾一千人衆。擄入轅門。到了庭下。盛統領請問得罪緣繇。吳帥道。



哀忠告你帶領兵較劫了他船上銀四百錠，還說無罪。盛彥道：那有此事？小人雖然卑微，也是个職官，豈不曉得法度？幹這樣犯死的事，袁忠跪下來証道：你日間如此說了，晚間就失了盜，還推得那里去？盛彥道：日間見你財物太露，故此戲言，豈有當真做起來的？吳帥道：這樣事，豈可戲得？自然有了這意思，方纔說那話。盛彥慌了道：若小人要劫他的，豈肯先自洩機？吳帥怒道：正是你心動火了，口裡不覺自露。如此大事，料你不肯自招，喝教用起刑來。盛彥殺猪也似叫喊冤屈。吳帥那里肯聽，只是嚴加拷掠，備極慘酷。

不過只得招道：不合見銀動念，帶領親兵夜劫是實，因把隨來親較，逐个加刑起來。其間有認了的，有不認的，那不認的，落得多受了好些刑法，有甚用處，不繇你不胡虛提。一槩画了招伏，及至追究原贓，一些無有，搜索行囊已遍，別無踪跡，又把來加上刑法。盛統領沒奈何，信口妄言道：即時有个親眷到湖湘，已盡數付他販魚米去了。吳帥寫了口詞，軍法所係，等不得贓到成獄，三日內便要押赴市曹，先行梟首示眾。盛統領不合一時取笑，到了這個地位，正是



渾身是口不能言。

遍體排牙說不得。

且說鎮江市上有一个破落戶姓王名林素性無賴，專一在楊子江中做些不用本錢的勾當，有妻冶容，年少當鑪沽酒，私下順便結識幾個倖俏的，走動走動，這一日王林出去了，正與隣居一个少年在房中調情，接着要幹那話，怎當得七歲的一个兒子在房中頑耍，不肯出去，王妻罵道：「小業種還不走了出去，那兒子頑到興頭上，那里肯走，年紀雖小，也到曉得些光景，便苦毒道：『你們自要入屬於我甚事，只管來碍着我。』」王妻見說着病痛，自覺沒趣，起來趕去一頓

天籟

哭，又將出去，小孩子被打得疼了，捧着頭，號天號地，價哭，口裡千入屬萬入屬的喊，惱得王妻性起，且丟着漢子，抓了一條麵杖，趕來打他，小孩子一頭喊，一頭跑，急急奔出街心，已被他頭上撈了一下，小孩子護着痛，口裡嚷道：「你家幹得甚麼好事，到來打我，好端端的，竈頭拆開了，偷別人家許多銀子，放在裏頭，遮好了，不要討我說出來，嗚哩嗚喇的，正在嚷處，王妻見說出海底眼，急走出街心，拉了進去，早有做公的聽見這話，走去告訴與夥伴道：「小孩子這句話，造不出來的，必有緣故，目今袁將官失了銀四百錠，

天籟



二 卷二十一  
四  
冤着盛統領劫了、早晚處決、不見贓物、這個王林、乃是慣家、莫不有些來歷麼、我們且去察聽、個消息、約了五、六個夥伴、到王林店中來買酒喫、喫得半闌、大叫道、店主人有魚肉、因些我們下酒、王妻應道、我店裡只是腐酒、沒有葷菜、做公的道、又不白喫了你們的、爲何不肯、王妻道、家裡不曾有得、變不出來、誰說白喫、一個做公的、便倚着酒勢、要來尋非、走起來道、不信、沒有待我去搜看、望着肉裡便走、一個趕來相勸、已被他搶入廚房中、故意將竈上一撞、撞下一塊、墜來、跌得粉碎、王妻便發話道、誰人家、沒個內外、怎

想不

喫了酒、沒些清頭、趕到人家廚房中、竈砧多打碎了、做公的、因、噴、作喜道、店家娘子、不必發怒、竈砧小事、我收拾好、還你、便把手去掙那碎處、王妻慌忙將手來遮掩道、不妨事、待我們自家脩罷、做公的看見光景、有些慳慳、不繇分說、索性用力一推、把竈角多推塌了、裡面露出白晃晃大錠銀子一堆來、胡哨一聲、道、在這里了、衆人一齊起身、趕進來看見、先把王妻拴起、正要跟冤王林、只見一個人撞將進來道、誰在我家囉、衆人看去、認得是王林、喝道、拿住、拿住、王林見不是頭、轉身要走、衆做公的、如鶯拿燕雀、將索



來綁縛了一齊動手索性把竈頭扒開取出銀子數一數看四百錠多在不曾動了一些連人連贓一起解到帥府吳帥取問口詞王林招說打劫袁將官船上銀兩是實推究黨與就是平日與妻子往來的隣近一夥惡少年共有二十餘人密地擒來不曾脫了一個招情相同即以軍法從事立時梟首妻子官賣方纔曉得前日屈了盛統領并一千親較放了出獄若不是這日王林敗露再隔一晚盛統領并親校的头多不在頸上了可見天下的事再不可因疑心妄坐着人的而今也爲一樁失盜的事疑着兩個人後

刑官念之

來尋得清官辨白出來有好些委曲之處待小子試說一遍

訟獄從來假

翻令夢寐真

莫將幽暗事

寬却眼前人

話說國朝正德年間陝西有兄弟二人一个名喚王爵一个名喚王祿祖是个貢途知縣致仕在家父是个鹽商與母俱在堂王爵生有一子名一臯王祿生有一子名一夔爵祿兩人幼年俱讀書爵進學爲生員祿廢業不成却精于商賈推算之事其父就帶他去山東相幫種鹽見他能事後來其父不出去了



將銀一千兩托他自往山東做鹽商去。隨行兩個家人，一個叫做王恩，一個叫做王惠，多是經履風霜，慣走江湖的人。王祿到了山東，主僕三個眼明手快，算計過人，撞着時運，又順利做去，就是便宜的，得利甚多。自古道：飽煖思淫欲。王祿手頭饒裕，又見財物易得，便思量淫蕩起來。接着兩個表子，一個喚做天天，一個喚做蓁蓁，闌宿情濃，索性覓出銀子來包了他。身體又與家人王恩、王惠各娶了一個小老婆，多嫌那少年美貌的，名雖為家人媳婦，伏侍天天、蓁蓁，其實王祿輪轉歇宿，反是王恩、王惠到手的時節甚少。

取高之時，四個弄做一床，大家淫戲，彼此無忌，日夜歡歌，酒色無度。不及二年，遂成勞怯，一絲兩氣，看看至死。王祿自知不濟事了，打發王恩寄書家去，與父兄叫兒子王一夔同了王恩到山東來，交付帳目。王爵看書中說得銀子甚多，心裡動了火，算計道：「侄兒年紀幼小，便去也未必停當，況且病勢不好，萬一等不得，却不散失了銀兩，意要先起將去，却交兒子一臯相伴一夔同走，遂分付王恩道：『你慢慢與兩位小官人收拾了，一同後來待我。』」星夜先自前去，見二官人，則箇只因此去，有分交白面書生遠作離鄉之鬼。



緇衣佛子翻爲入獄之囚正是

福無雙至猶難信禍不單行果是真  
不爲弟兄多濫色何怎教雙喪異鄉身

王爵不則一日到了山東尋着兄弟王祿看見病雖  
沈重還未曾死元來這些色病固然到底不救却又  
一時不效最有清頭的幸得兄弟兩個還及相見王  
祿見了哥哥弔下淚來王爵見了兄弟病勢已到十  
分涕泣道怎便狼狽至此王祿道小弟不幸病重不  
起忍着死專等親人見面今吾兄已到弟死不恨了  
王爵道賢弟在外日久營利甚多皆是賢弟辛苦得

不私其子  
亦是  
然不若是  
恐其子反  
不得與耳

弟今染病危急萬一不好有甚遺言回覆父母王祿  
道小弟遠游父母兄長跟前有失孝悌專爲着幾分  
微利以致如此聞兄說我辛苦只這句話雖勞不怨  
了今有原銀一千兩奉還父母以代我終身之養其  
餘利銀三千餘兩可與我兒一夔一半侄兒一臯一  
半兩分分了幸得吾兄到此銀既有托我雖死亦瞑  
目地下矣分付已畢王爵隨叫家人王惠將銀子查  
點已過王祿多說了幾句話漸漸有聲無氣挨到黃  
昏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嗚呼哀哉伏惟尚饗王  
爵與王惠哭做了一團四个婦人也陪出了些哀而



此時處分甚老成何他日復以他敗

不傷的眼淚王爵着王惠去買了一副好棺木盛貯了、下棺之時、王爵推說日辰有犯、叫王惠監視着、四、个、婦、女、做、一、房、鎖、着、一、個、人、也、不、許、來、看、殯、殮、好、了、方、放、出、來、隨、去、喚、那、天、天、慕、慕、的、鴉、兒、到、來、寫、个、領、子、領、了、回、去、還、有、這、兩、個、女、人、也、叫、元、媒、人、領、還、了、娘、家、也、不、管、眼、面、前、的、王、惠、有、些、不、捨、得、身、背、後、的、王、恩、不、曾、相、別、得、只、要、設、法、輕、鬆、了、便、當、走、路、當、下、一、面、與、王、惠、收、拾、打、疊、起、來、將、銀、五、百、兩、裝、在、一、個、大、匣、之、內、將、一、百、多、兩、零、碎、銀、子、金、首、飾、二、副、放、在、隨、身、行、囊、中、一、路、使、用、王、惠、疑、心、問、道、二、官、人、許、多

銀兩如何只有得這些王爵道恐怕路上不好走多的我自有妙法藏過到家便有所以只剩得這些在外邊王惠道大官人既有妙法何不連這五百兩也藏過路上盤纏勾用罷了王爵道一个大客商屍棺回去難道幾百兩銀子也沒有的別人疑心起來反原打點送與別人了要搜根剔齒便不妙了不如放此一匣在行李中也勾看得沈重別人便再不疑心還有什麼了王惠道大官人見得極是計較已定去催起一輛車來車戶喚名李旺車上載着棺木滿貯着行李自巳與王惠短揸着牲口騎了相傍而行一路西來到了曹州東



關飯店內歇下，車子也推來安頓在店內空處了。車戶李旺行了多日，習見匣子沉重，曉得是銀子在內，起个半夜，竟將這一匣抱着，趁人睡熟時，離了店內，連車子撇下，逃了出去。比及天明，客起，喚李旺來推車，早已不知所向。急簡點行李物件，止不見了匣子。一個王爵對店家道：「這個匣子裝着銀子五百兩在裡頭，你也脫不得干係。」店家道：「若是小店內失所了，應該小店查還。今却是車戶走了，車戶是客人前途顧的，小店有何干涉？」王爵見他說得有理，便道：「就與你無干，也是在你店內失去，你須指引我們尋他的。」

路頭店家道：「客人這車戶那里僱的？」王惠道：「是省下僱來的，非地里回頭車子。」店家道：「這等他不往東去，還只在西去的路上，況且身有重物，行走不便，作速追去，還可擒獲。只是得个官差同去，追獲之時，方無疎失。」王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穿了衣巾，與你同去。」稟告州官，差个快手，便是店家道：「原來是一位相公，一發不難了。」問問州官，却也是个陝西人。王爵道：「是我同鄉，更妙。」王爵寫个帖子，又寫着一紙失狀。州官見是同鄉，分外用情，即差快手李彪，隨着王爵，跟捕賊人，必要擒獲。方准銷牌。王爵就央店家另僱了車夫。



推了車子別了店家同公差三個人一起走路到了開河集上王爵道我們帶了纍堆物事如何尋訪不若尋一大店安下了住定了身子然後分頭緝探消息方好李彪道相公極說得有理我們也不是一日訪得着的訪不着相公也去不成此間有個張善店極大且把喪車停在裡頭相公住起兩日來我們四下尋訪訪得影響我們回覆相公方有些起倒王爵道我正是這個意思叫王惠分付車夫竟把車子推入張善店內店主入出來接了李彪分付道這位相公是州裡爺的鄉里護喪回去有些公幹要在此地

方住兩日你們店裏揀潔淨好房收拾兩間我們歇宿須要小心承直店主張善見李彪是個公差不敢怠慢回言道小店在這集上算是寬厰的相公們安心住幾日就是一面擺出常例的酒餚來王爵自居上房另喫王惠與李彪同喫喫過了李彪道日色還早小人去與集上一班做公的弟兄約會一聲大家留心一訪王爵道正該如此訪得着了重重相謝李彪道當得効勞說罷自去了王爵心中悶悶不樂問店主人道我要到街上閒步一回沒個做伴你與我同走走張善道使得王爵留着王惠看守行李房



臥自己同了張善走出街上來，在鬧熱市裏擠了一  
番。王爵道：「可引我到幽靜處走走。」張善道：「來來，有一  
個幽靜好去處，在那里。」王爵隨了張善，在野地裡穿  
將去，走到一個所在，乃是個尼庵。張善道：「這里甚幽  
靜，裏邊有好尼姑，我們進去討杯茶兒喫喫。」張善在  
前，王爵在後，走入菴裡，只見一個尼僧在裏面踱將  
出來。王爵一見，驚道：「世間有這般標致的，怎見得那  
尼僧標致。」

尖尖髮印，好眉目，新剃光頭，窄窄緇袍，俏身軀雅  
裁，稱體櫻桃樊素口，芬芳吐氣，只看經楊柳小蠻。

麻娘姍逢人旋唱，喏似是摩登女，來生世那怕老  
阿難不動心。

王爵看見尼姑，驚得蕩了三魂，飛了七鬼，固然尼姑  
生得大有顏色，亦是客邊人，易得動火。尼姑見有客  
來，趨躡迎進，拜茶。王爵當面相對，一似雪獅子向火，  
酥了半邊，看看軟了，坐間未免將幾句風話撩他。那  
尼姑也是多見廣識的，公然不拒。王爵曉得可動，密  
懷有意，一盞茶罷，作別起身。同張善回到店中來，暗  
地取銀一錠，藏在袖中，叮嚀王惠道：「我在此悶不過，  
出外去尋個樂地，適與晚間不回來，也不可。知店家。」



問時只推不知，伴着公差，好生看守行李。王惠道：小人曉得官人自便。王爵撇了店家，回身重到那個菴中來。尼姑出來見了道：相公方纔別得去，爲何又來？王爵道：心裡捨不得師父美貌，再來相親一會。尼姑道：好說。王爵道：敢問師父法號？尼姑道：小尼賤名真靜。王爵笑道：只怕樹欲靜而風不寧，便動動也不妨。尼姑道：相公休得取笑。王爵道：不是取笑，小生客邊得遇芳容，三生有幸。若便是這樣去了，想也教人想殺了。小生寓所煩雜，敢具白金一錠，在此要賃一間閒房住幾晚，就領師父清誨，未知可否？尼姑道：間

彈事

位有，只是晚間不便。如何？王爵笑道：晚間賓主相極是便的。尼姑也笑道：好一個老臉皮的客人。元來那尼姑是個經彈的班鳩，着實在行的。況見了白晃晃一錠銀子，心下先自要了，便伸手來接着銀子道：相公果然不嫌此間窄陋，便住兩日去。王爵道：方纔說要主人晚間相陪的。尼姑微笑道：夯貨誰說道：叫你獨宿。王爵大喜，彼此心照，是夜就與真靜一處宿了。你貪我愛，顛鸞倒鳳，恣行淫樂，不在話下。睡到次日天明，來到店中看看，打發差人李彪出去探訪，仍留王惠在店傍晚又到真靜處去了。兩下情濃，割



主人且留  
恋開情而  
欲公差上  
紫訪賊平

扯不開王惠與李彪見他出去外邊歇宿只說是在  
花柳人家也不查他根脚店主人張善一發不干他  
已事只曉得他不在店裏宿罷了如此多日李彪日  
日出去晚晚回店並沒有些消息李彪對王爵道眼  
見得開河集上地方沒影踪我明日到濟寧密訪去  
王爵道這個却好就秤些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他  
去了又轉一個念頭道緝訪了這幾時並無下落從  
來說做公人的捉賊放賊敢是有弊在裡頭隨叫王  
惠可趕上去同他一路走他便沒做手脚處王惠領  
命也去了王爵剩得一個在店思量道行李是要看

守的今晚須得住到店裡日間先走去與尼姑說了  
今夜不來的緣故真靜戀戀不捨王爵只得硬了肚  
腸別了到店裡來店家送些夜飯喫了收拾歇宿店  
家併疊了家伙關好了店門大家睡去一更之後店  
主張善聽得屋上瓦響他是个做經紀的人常是提  
心吊膽的睡也睡得惺惚口不做聲嘿靜聽須臾  
之間似有个人在屋簷上跳下來的聲響張善急披  
了衣服跳將起來口裏一面喊道前面有甚麼響動  
大家起來看看張善等不得做工的起身慌忙走出  
外邊脚步未到時只聽得劈撲之聲店門已開了張



善曉得着了賊自己一個人不敢追出來，心下想道：且去問問王家房裡看，那王爵這間的住房門也開了，張善連聲叫王相公，王相公不好了，不好了，快起來點行李，不見有人應，只見店外邊一個人氣急咆哮的走將進來，道：這些時怎生未關店門，還在這里做甚麼？張善擡頭看時，却是快手李彪。張善道：適間響動，想是有賊，故來尋問王相公，你到濟寧去了，爲何轉來？李彪道：我吊下了隨身腰刀，在床舖裏了，故連忙趕回拿去。既是響動，莫不失所了甚麼？張善道：正要去看王相公。李彪道：大家去叫他起來，走到王

兩下互疑  
俱有影似  
甚哉折獄  
之難也

爵臥內，叫聲不應，點火來看，一齊喊一聲道：不好了，元來王爵已被殺，死在床上。李彪呆了道：這分明是你店裏的緣故了。見我每二人多不在，他是秀才家孤身，你就算計他了。張善也變了臉道：我每睡夢裏聽得響聲，纔起來尋問，不見別人，只見你一個你。既到濟寧去，爲何還在這殺人？事不是你，倒說是我。李彪氣得眼睜道：我自掉了刀，轉來尋的，只見你夜。晚了，還不關門，故此問你，豈知你先把人殺了。張善也戰抖抖的怒道：你有刀的，怕不會殺了人。反來賴我。李彪道：我的刀，須還在床上，不曾拿得在手裏。隨



走○去○床○頭○取○了○出○來○燈○下○與○張○善○看○道○你○們○多○來○看  
看○這○可○是○方○纔○殺○人○的○血○跡○也○有○一○點○半○點○兒○李○彪  
是○公○差○人○能○說○能○話○張○善○那○里○說○得○他○過○囔○道○我○只  
爲○趕○賊○走○起○來○不○見○別○賊○只○撞○着○的○是○你○一○同○叫○到  
房○裏○纔○見○王○秀○才○殺○死○怎○賴○得○我○兩○個○人○彼○此○相○疑  
大○家○混○爭○驚○起○地○方○隣○里○人○等○多○來○問○故○兩○個○你○說  
一○遍○我○說○一○遍○地○方○見○是○殺○人○公○事○道○不○必○相○爭○兩  
下○多○走○不○脫○到○了○天○明○一○同○見○官○去○把○兩○個○人○拴○起  
了○收○在○舖○裡○一○霎○時○天○明○地○方○人○等○一○齊○解○到○州○裡  
來○知○州○升○堂○地○方○帶○將○過○去○稟○說○是○人○命○重○情○州○官

問○其○緣○繇○地○方○人○說○客○店○內○晚○間○殺○死○了○一○個○客○人  
這○兩○個○人○互○相○疑○推○多○帶○來○聽○爺○究○問○李○彪○道○小○人  
就○是○爺○前○日○差○出○去○同○王○秀○才○緝○賊○的○公○差○因○停○住  
在○開○河○張○善○店○內○緝○訪○無○踪○小○人○昨○日○同○王○秀○才○家  
人○王○惠○前○往○濟○寧○廣○緝○單○留○得○王○秀○才○在○下○處○店○家  
看○見○單○身○負○他○行○李○把○來○殺○了○張○善○道○小○人○是○個○店  
家○歇○下○王○秀○才○在○店○幾○日○了○只○因○訪○賊○無○踪○還○未○起  
身○昨○日○打○發○公○差○與○家○人○到○濟○寧○去○了○獨○留○在○店○小  
人○晚○間○聽○得○有○人○開○門○響○這○是○小○人○店○裏○的○干○係○起  
來○尋○問○只○見○公○差○重○復○回○店○說○是○尋○刀○當○看○王○秀○才



豈有謀殺  
客人而不  
開店門者  
即此可知  
非店主

時已被殺。知州問李彪道：「你既去了，爲何轉來得？」  
知店家殺了王秀才，李彪道：「小人也不知，小人路上  
記起失帶了腰刀，與同行王惠說知，叫他前途等候，  
自己轉來尋的，到得店中，已自更餘，只見店門不關，  
店主張善正在店裏慌張，看王秀才已被殺了，不是  
店家殺了是誰？」知州也決斷不開，只得把兩人多用  
起刑來。李彪終久是衙門中人，說話硬，浪又受得刑，  
起張善是個經紀人，不曾熬過這樣痛楚的，當不過  
了，只得屈招道：「是小人見財起意，殺了王秀才，是實。」  
知州取了供詞，將張善發下，囚牢中，申詳上司發

落李彪保候聽結，且說王惠在濟寧飯店宿歇，等李  
彪到了，一同訪緝。第二日等了一日，不見來到，心裏  
不耐煩起來，回到開河來問消息，到得店中，只見店  
家嚷成一片，說是王秀才被人殺了，却叫我家問了  
屈刑。王惠只叫得苦，到房中看看家主王爵，頸下發  
刀已做了兩截了。王惠號咷大哭了一場，急簡點行  
李，已不見了銀子八十兩，金首飾一副。王惠急去買  
副棺木，盛貯了屍首，恐怕官府要相認，未敢釘蓋，且  
就停在店內，排个座位，朝夕哭奠。已知張善在獄，李  
彪保候，他道這件事一來未有原告，二來不曾報得



失、贓、三、來、未、知、的、是、張、善、謀、殺、下、而、官、府、未、必、有、力、  
量、歸、結、報、得、寬、仇、須、得、上、司、告、去、纔、得、明、白、聞、知、察、  
院、許、公、善、能、斷、無、頭、事、恰、好、巡、按、到、來、遂、寫、下、一、張、  
狀、子、赴、察、院、案、下、投、告、那、個、察、院、就、是、河、南、靈、寶、有、  
名、的、許、尚、書、襄、毅、公、其、時、在、山、東、巡、按、見、是、人、命、重、  
情、批、與、州、中、審、解、州、中、照、了、原、招、只、坐、在、張、善、身、上、  
其、贓、銀、候、追、張、善、當、官、怕、打、雖、然、一、口、應、承、見、了、王、  
惠、私、下、對、他、着、實、叫、屈、且、訴、說、那、晚、門、響、撞、見、李、彪、  
的、光、景、連、王、惠、心、裏、也、不、能、無、疑、只、是、不、好、指、定、了、  
那、一、個、一、同、解、到、察、院、來、許、公、看、了、招、詞、叫、起、兩、下、

一、問、多、照、前、日、說、了、一、番、說、話、許、公、道、既、然、張、善、還、  
扳、着、李、彪、如、何、州、裏、一、口、招、了、張、善、道、小、人、受、刑、不、  
過、只、得、屈、招、其、實、小、人、是、屋、主、些、小、失、脫、還、要、累、及、  
小、人、追、尋、怎、敢、公、然、殺、死、了、人、藏、了、財、物、小、人、待、躲、  
到、那、里、去、那、日、門、開、時、小、人、趕、起、來、只、見、李、彪、撞、進、  
來、的、怎、到、不、是、李、彪、却、栽、着、小、人、身、上、李、彪、道、小、人、  
是、個、官、差、州、裏、打、發、小、人、隨、着、王、秀、才、緝、賊、的、這、秀、  
才、是、小、人、的、干、係、殺、了、這、秀、才、怎、好、回、得、州、官、況、且、  
小、人、掉、了、腰、刀、轉、身、來、尋、的、進、門、時、手、中、無、物、難、道、  
空、拳、頭、殺、得、人、已、後、床、頭、纔、取、刀、出、來、衆、肆、所、見、的、



此亦易見  
恨讞者只  
欲了事不  
顧人冤耳

須不是殺人的刀了、人死在張善店裏、不問張善問誰、許公叫王惠問道、你道是那一個、王惠道、連小人心裏也胡突、兩下多可疑、兩下多有辨說、不得是那一個、許公道、據我看來、兩個多不是、必有別情、遂援筆判道、

李彪張善、一為根尋、一為店主、動輒牽連、肯殺人、以自累乎、必有別情、監候審奪、

當下把李彪張善、多發下州監、自己退堂進去、心中只是放這事不下、晚間朦朧睡去、只見一個秀才、同着一個美貌婦人、前來告狀、口稱被人殺死了、許公

正要問這事、婦人口中說出四句道、

無髮青青

彼此來爭

土上鹿走

只看夜明

許公點頭記着、正要問其詳細、忽然不見、喫了一驚、颯然覺來、乃是一夢、那四句、却記得清清的、仔細思之、不解其意、但村道、婦人口裏說的首句、有無髮二字、婦人無髮、必是尼姑也、這秀才莫不被尼姑殺了、且待明日細審、再看如何、這詩句必有應驗處、次日升堂、就提張善一起、再問人犯到了案前、許公叫張善起來問道、這秀才自到你店中、晚間只在店中歌



宿的麼、張善道自到店中、就只留得公差與家人在店歇宿、他自家不知那里去過夜的、直到這晚、因爲兩人多差往濟寧方纔來店歇宿、就被殺了、許公道、他曾到本地甚麼菴觀去處麼、張善道想了一想、道這秀才初到店裏、要在幽靜處閒走散心、曾同了小人尼菴內走了一遭、許公道、菴內尼姑年紀多少、生得如何、張善道、一个少年尼僧、生得美貌、許公暗喜道、事有因了、又問道、尼僧叫得甚名字、張善道、叫得真靜、許公想着、拍案道、是了、是了、夢中頭兩句、無髮青、青、彼此來爭、無髮二字、應了、尼僧下面、青字、配着个

爭字、可不是个靜字、這人命、只在這真靜身上、就寫个、小票、掣一根簽、差个公人李信、速拿尼僧、真靜、解院、李信承了簽票、竟到菴中來、拏真靜、慌了、問是何因、李信道、察院老爺、要問殺人公事、非同小可、真靜道、爺爺呀、小菴有甚殺人事體、李信道、張善店內、王秀才被人殺了、說是曾在你這里走動的、故來拿你去、勘問、真靜驚得木呆、心下想道、怪道王秀才這兩晚不見來、元來被人殺了、苦也、苦也、求告李信道、我是个女人、不出菴門、怎曉得他店裏的事、牌頭怎生可憐見、替我回覆一聲、免我見官、自當重謝、李信道、



察院要人，豈同兒戲？我怎生方便得？真靜見李信不肯嬌啼宛轉，做出許多媚態來，意思要李信動心，拚着身子陪他，就好討个方便。李信雖知其意，懼怕衙門法度，不敢胡行，只安慰他道：「既與你無干，見見官去，自有明白也。」無妨碍的，拉着就走。真靜只得跟了，解至察院裏來。許公一見真靜，拍手道：「是了是了，此即夢中之人也。」煞恁奇怪，叫他起來跪在案前，問道：「你怎生與王秀才通奸？後來他怎生殺了，你從實說來。我不打你，有一句含糊，就活敲死了。」滿堂阜隸雷也似吆喝一聲，真靜年紀不上廿歲，自不曾見官的。

膽子先嚇壞了，不敢隱瞞，戰抖抖的道：「這個秀才，那一日到菴內遊玩，看見了小尼，到晚來他自拿了白銀一錠，求在菴中住宿。小尼不合留他，一連過了幾日，彼此情濃，他口許小尼道：『店中有幾十兩銀子，兩副首飾，多要拿來與小尼。』這一日說道有事，幹晚間要在店裏宿，不得來了。自此一去，竟無影響。小尼正還望他來，怎知他被人殺了。許公看見真靜年幼，形容嬌媚，說話老實，料道通奸是真，須不會殺的人。如何與夢中恰相符合，及至說所許銀兩物件之類，又與告賍不差。躊躇了一會，問道：「秀才許你東西之時，



有人聽見麼、真靜道在枕邊說的話、沒人聽見、許公道、你可曾對人說麼、真靜想了一想、通紅了臉、低低道、是了、是了、不該與這狠廝說、這秀才苦、可是他殺了許公、拍案道、怎的說、真靜道、小尼該死、到此地位、瞞不得了、小尼平日有一個和尚、私下往來、自有那秀才在菴中、不招接了他、這晚秀才去了、他却走來、問起與秀才交好之故、我說秀才情意好、他許下我若干銀兩東西、所以從他、和尚問秀才住處、我說他住在張善大店中、和尚就忙忙的起身去了、這幾時也不見來、想必這和尚走去、就把那秀才來殺了、許

可知矣

公道和尚叫甚名字、真靜道、叫名無塵、許公聽說、和尚之名、跌足道、是了、是了、土上鹿走、不是塵字麼、他住在那寺里、真靜道、住光善寺、許公就差李信去光善寺裏、拿和尚無塵、分付道、和尚幹下那事、必然走了、就拿他徒弟來問去向、但和尚名多相類、不可錯悞、生事、那尼僧曉得他徒弟名字麼、真靜道、他徒弟名月朗、住在寺後、許公推詳道、一發是了、夢中道、只看夜明、夜明不是月朗麼、一个个字多應了、但只拏了月朗、便知端的、李信領了密旨、去到光善寺、拏無塵、果然徒弟回道、師父幾日前不知那里去了、李



與和尚爲  
親眷必不  
虛認

信問得這徒弟就是月朗一索套了，押到公庭。許公問無塵去向，月朗一口應承道：「他只在親眷人家，不要驚張，致他走了。」小的便與公差去挨出來。許公就差李信押了月朗出去訪尋。月朗對李信道：「他結拜往來的親眷甚多，知道在那一家，若曉得是公差訪他，他必然驚走，不若你扮做道人，隨我沿門化鉢，訪得的當，就便動手。」李信道：「說得是。」當下扮做了道人，跟着月朗走了幾日，不見蹤跡，來到一村中人家。李信與月朗進去化齋，正見一個和尚在裡頭喫酒。月朗輕輕對李信道：「這和尚正是師父無塵。」李信悄悄

去叫了地方把牌票與他看了一回，闖入去。李信一把拏住無塵道：「你殺人事發了，巡按老爺要你。」無塵說着心病，慌了手脚，看見李信是個道粧，叫道：「齋公，我與你並無冤仇，何故首我？」李信撲地一掌打過去，道：「我把你這瞎眼的賊禿，我是齋公麼？」掀起衣服，把出腰牌來道：「你睜着驢眼，認認看無塵曉得是公差，欲待要走，却有一夥地方在那里，料走不脫，軟軟地跟了出來，看見了月朗，罵道：『賊弟子，是你領他到這裏的。』」月朗道：「官府押我出來，我自身也難保，你做了事，須自家當去，我替了你不成。」李信一同地方押了



果若有情  
尼姑亦是  
奇恨

無塵俟候許公升堂解進察院來許公問他為何殺了王秀才無塵初時抵賴只推不知用起刑法來又叫尼姑真靜與他對質真靜心裡也恨他便道王秀才所許東西止是對你說得並不曾與別个講你那時狠狠出門當夜就殺了還推得鄰里李信又稟他在路上與徒弟月朗互相埋怨的論話許公叫起月朗來也要夾他月朗道爺爺要夾得如今首飾銀兩還藏在寺中箱裡只問師父便是無塵見滿盤托出曉得枉熬刑法不濟事了遂把真情說出來道委實一來忌他占住尼姑致得尼姑心變了二來貪他

這些財物當夜到店裏去殺了這秀才取了銀兩首飾是實画了供狀押去取了八十兩原銀首飾二付封在曹州庫中等待給主無塵問成死罪尼姑逐出菴舍贖了罪當官賣為民婦張善李彪與和尚月朗俱供明無罪釋放寧家這件事方得明白若非許公神明豈不枉殺了人正是

兩值命途乖  
相遭各致猜  
豈知殺人者  
原自色中來

當下王惠稟領贖物許公不肯道你家兩個主人俱成了贖物豈是與你領的你快去原籍叫了主人的



兒子來方准領去。王惠只得扣頭而出。走到張善店裏，大家叫一聲悔氣，虧得青天老爺，追究得出來，不害了平人。張善燒了平安紙，反請王惠、李彪，喫得大醉。王惠次日與李彪說：前有個兄弟到家接小主人，此時將到，我和你一同過西去迎他，就便訪緝去。李彪應允。王惠將主人棺蓋釘好了，交與張善看守，自己收拾了包裹，同了李彪，望着家裡進發。行至北直隸開州長垣縣地方，下店喫飯，只見飯店裡走出一個人來，却是前日家去的生恩。王惠叫了一聲，兩下相見。王恩道：兩個小主人多在裡面。王惠進去，叩見。

一舉一夔，哭說兩位老家主多沒有了。備述了這許多事故，四個人抱頭哭做一團，哭了多時。李彪上前來勸，三個人却不認得。王惠說：這是李牌頭。州裡差他來訪賊的，勞得久了，未得影踪。今幸得接着小主人，做一路兒行事也不枉了。日今兩棺俱停在開河，小人原匡小主們將到，故與李牌頭迎上來。曹州庫中現有銀八十兩，首飾一副，要得主人們親到，纔肯給領。只這一項盤纏，兩個棺木，叫去勾了，只這五百兩一匣，未有下落。還要勞着李牌頭。王恩道：我去時，官人尚有偌多銀子，怎只說得這些。王惠道：銀子多。



難信

是大官人親手着落前日我見只有得這些發出來也曾疑心問着大官人大官人回說我自藏得妙到家便有今大官人已故却無問處了王恩似信不信來對一臯一夔說許多銀兩豈無下落連王惠也有些信不得了小主人記在心下且看光景行去道路之間未可發露五個人出了店門連王惠李彪多回轉脚步一起走路重到開河來正行之間一陣大風起處捲得灰沙飛起眼前對面不見竟不知東西南北了五個人互相牽扭信步行去到了一个村房方纔歇了足定一定喘息看見風沙少靜天色明朗了

次使之也

一個酒店買碗酒喫再走見一酒店中止有婦人在內王惠擡眼起來見了一件物事叫聲奇怪即扯着李彪密密說道你看店桌上這個匣兒正是我們放銀子的如何却在這裡必有緣故了一臯一夔與王恩多來問道說甚麼王惠也一一說了李彪道這等我們只在這家買酒喫就好相脚手盤問他一齊走至店中分兩個座頭上坐了婦人來問客人打多少酒李彪道不拘多少隨意盪來王惠道你家店中男人家那里去了婦人道我家老漢與兒子晁哥昨日去討酒錢今日將到王惠道你家姓甚麼婦人道



我家姓李，王惠點頭道：「慚愧，也有撞着的日子，低低對衆人道：「前日車戶，正叫做李旺，我們且坐在这里喫酒，等他來認。」五个人多磨鎗備箭，只等拏賊。到日西時，只見兩個人跟踉蹌蹌走進店來。此時衆人已不喫了酒，在店間坐。那兩個帶了酒意，問道：「你每一起是甚麼人？」王惠認那後生的這一個，正是車戶李旺，走起身來，一把扭住道：「你認得我麼？」四人齊聲和道：「我們多是拏賊的。」李旺擡頭認得是王惠，先自軟了。李彪身邊取出牌來，明關着車戶李旺盜銀之事，把出鉄練來鎖了頸項道：「我每只管車戶裡打聽你。」

却縣在這里賣酒，連老兒也走不脫，也把繩來拴了。李彪終久是衙門人手段，走到竈下，取一根劈柴來，先把李旺打一个下馬威，問道：「銀子那里去了？」李旺是賊皮賊骨，一任打着，只不開口。王惠道：「匣子脏證現在，你不說便待怎麼？」正施爲間，那店裡婦人一眼估着竈前地下，只管努嘴。元來這婦人是李旺的繼母，李旺兇狠，不把娘來看待，這婦人巴不得他敗露的，不好說得，只做暗號。一輩一夔看見，叫王惠道：「且慢着打，可從這地下掘看。」王惠掉了李旺，奔來取了一把厨刀，依着指的去處，挖開泥來，泥內一堆白物。



王惠喊道在這里了。王恩便取了匣子走進來，將銀只記件數，放在匣中。一臯一夔將紙筆來寫個封皮，封記了。對李彪道：有勞牌頭，這許多時，今日幸得成功人賊俱獲，我們一面解到州裡發落去。李彪又去叫了本處地方幾個人，一路防送，一直到州裡來。州官將銀當堂驗過，收貯庫中，候解院過。同前銀一併給領。李彪銷牌記功，就差他做押解，將一起人解到察院來。許公陸堂帶進稟，說是王秀才的子侄，一臯一夔路上適遇盜銀賊人，同公差擒獲，一同解到事。情遂將李旺打了三十，發州問罪，同僧人無塵一併

解到李旺父親年老免科，一臯一夔當堂同進領狀，求批州中同前入庫贓物，一併給發。許公准了，擡起眼來，看見一臯一夔，少年俊雅，問他作何生理。稟說多在學中，許公喜歡，分付道：你父親不安本分，客死他鄉，幾乎不得明白。虧我夢中顯報，得了罪人，今你每路上無心，又獲原贓，似有神助。你二子必然有福。今將了銀子回去，各安心讀書，向上不可效前人。所爲了，二人叩謝流淚。就稟說道：生員每還有一言，父親未死之時，寄來家書，銀數甚多，今被賊兩番所盜，同貯州庫者，不過六百金。據家人王惠所言，此外

此雖亦  
豈按若事



二亥驚奇 卷五  
止有二棺，寄頓飯店，並無所有，必有隱弊。乞望發下州中推勘，前銀下落，實爲恩便。許公道：當初你父親隨行是那個？二子道：只有這個王惠。許公便叫王惠問道：你小主說你家主歿時銀兩甚多，今在那里了？王惠道：前日着落銀兩多，是大主人王爵親手搬弄，後來只剩得這些上車。小人當時疑心，就問緣故。主人說我有妙法藏了，但到家中自然有銀，今可惜主人被殺，就沒處問了。小人其實不曉得。許公道：你莫不有甚欺心藏匿之弊麼？王惠道：小人孤身在此，途路上那里是藏匿得的。所在況且下在張善店中時。

主人還在，止有得此行李與棺木，是店家及推車人公差李彪衆目所見的。小人那里存得私。許公道：前日王祿下棺時，你在面前麼？王惠道：大主人道是日辰有犯，不許看見。許公笑一笑道：這不干你事。銀子自在一處，取一張紙來，不知寫上些甚麼，叫門子封好了，上面用顆印印着，付與二子道：銀子在這裡頭。但到家時，開看，即有取銀之處了。不可在此擔擱。又生出事端來。二子不敢再說，領了出來，回到張善店中，看見兩個靈柩，一齊哭拜了一番，哭罷，取了院批的領狀，到州中庫裡，領這兩項銀子。州官原是同鄉。



州官不想  
染指便是  
大幸

周全其事，衙門人不敢勒措，一些不少，如數領了。到店中將二十兩謝了張善，一向停柩，且累他喫了官司，就央他寫願誠實車戶車運兩柩回家，明日置辦一祭奠了兩柩，祭物多與了店家與車脚夫，隨即起柩而行。不則一日，到了家中，舉家號咷，出來接着。雄糾糾兩人次第去，四方方兩柩一齊來，一般喪命多因色，萬里亡軀只為財。

此時王爵王祿的父母俱在堂，連祖公公歲貢知縣也還康健，聞得兩個小官人各接着父親棺柩回來，大家哭得不耐煩，慢慢說着彼中事體，致成根繇，及

許公判斷許多緣故，合家多感戴許公，問得明白，不然幾乎一命也沒人償了。其父問起餘銀，一臯一夔道：「因是餘銀不見，稟告許公，許公發得有單，今既到家，可折開來看了，遂將前日所領印信小封一齊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銀數既多，非僕人可匿。爾父云藏之甚秘，必在棺中。若慮開棺碍法，執此為照。

看罷，王惠道：「當時不許我每看，二官人下棺，後來蓋好了，就不見了許多銀子，想許爺之言，必然明見其父道，既給了執照，況有我為父的在，開棺不妨，即叫



此老正是  
在得之候

王惠取器械來輕輕將王祿靈柩撬開，只見身尸之傍周圍多是白物，王惠叫道：「好个許爺，若是别个昏官，連王惠也造化低了。」一臯一夔大家動手，盡數取了出來，眼同一瓮，足足有三千五百兩，內有一千另是一包，上寫道：「還父母原銀，餘包多寫一臯一夔均分。」合家看見了這個光景，思量他們在外處的苦惱，一齊慟哭不禁，仍把棺木蓋好了銀子，依言分訖。那个老知縣祖公公見說着察院給了執照，開棺見銀之事，討枝香來，點了望空叩頭道：「虧得許公神明，仇既得報，銀又得歸，願他福祿無疆，子孫受享，舉家頂

戴不在此可見世間刑獄之事許多隱昧之情，一些造次不得的，有詩為證：

世間經目未為真，  
寄語刑官須仔細。

疑似繇來易枉人，  
獄中儘有負冤魂。



淡雪

内閣  
文庫

卷三

三

内閣  
文庫



